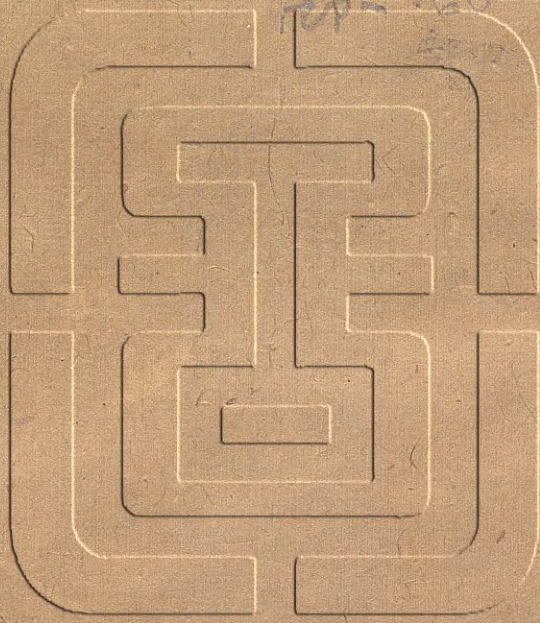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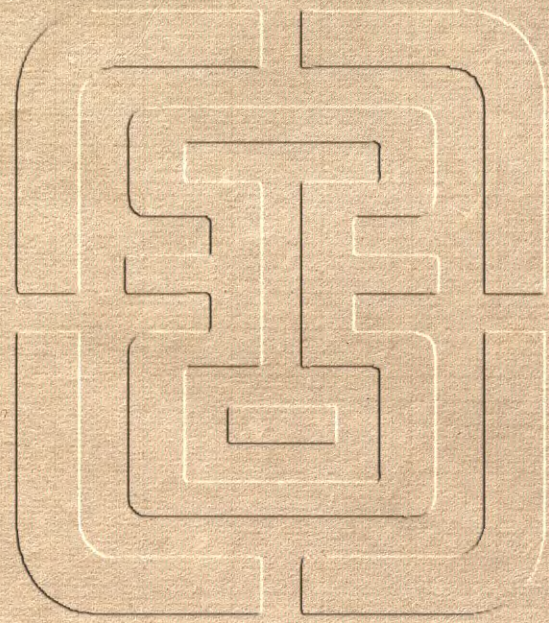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吉130
854.1
70-60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二十七

李龍眠畫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

像共十五石各橫廣五尺六分高一尺五寸每石五
像或六像四言贊八句第一石宣聖贊十二句並正
書在杭
州府學

高宗御製并書

朕自睦隣息兵首開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繼幸太
學延見諸生濟濟在庭意甚嘉之因作 文宣王贊
機政餘閒歷取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為製贊用廣

列聖崇儒右文之聲復知師弟子閒纓弁森森覃
精繹思之訓其於治道心庶幾焉

孔丘字仲尼魯人開元廿七年制追謚為文宣王

大哉聖宣 斯文在茲 帝王之式 古今之師

志則春秋 道由忠恕 賢於堯舜 日月其譽

維時載雍 戢此武功 肅昭盛儀 海寓聿崇

顏回字子淵魯人贈充公

德行首科 顯冠學徒 不遷不貳 樂道以居

食埃甚忠 在陋自如 且稱賢哉 豈止不愚

閔損字子騫魯人贈費侯

天經地義 孝哉閔騫 父母昆弟 莫聞其言

汙君不仕 志氣軒軒 復我汶上 出處休焉

冉雍字仲弓魯人贈薛侯

懿德賢行 有一則尊 子也履之 成性存存

駢角有用 犁牛莫論 刑政之言 惠施元元

冉耕字伯牛魯人贈鄆侯

德以克性 行以澡身 二事在躬 日躋而新

並驅賢科 得顏與隣 不幸斯疾 命也莫伸

冉求字子有魯人贈徐侯

循良之要 在於有政 可使為宰 千室百乘

師門育材 治心扶性 退則進之 琢磨之柄

言假字子游吳人贈吳侯

道義正己 文學擅科 為宰武城 聊以弦歌

割雞之試 牛刀謂何 前言戲尔 博約則多

宰子字子我魯人贈齊侯

辯以飾詐 言以致攻 苟弗執禮 宜莫釋紛

朽木糞墻 置不足言 言語之科 靡然有聞

仲由字子路卞人贈衛侯

升堂惟光 干乘惟權 陵暴知非 委質可賢

折獄言藹 結纓禮全 惡言不耳 仲尼賴焉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贈黎侯

謙德知二 器實瑚璉 動必幾先 孰並其辯

一使存魯 五國有變 終相其主 譽處悠遠

卜商字子夏衛人贈魏侯

文學之目 名重一時 為君子儒 作魏侯師

不可後禮 始可言詩 假蓋小嫌 聖亦不疵

林放字子丘魯人贈清河伯

禮之有本 子能啓問 大哉斯言 光昭明訓

德輝泰山 誣祭莫奮 崇茲祀典 盍永令聞

樊須字子遲齊人贈樊伯

養才以道 聖人兼濟 始謂不仁 問鮑良喜

寓志農圃 似睽仁義 學稼之辭 豈姑捨是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贈江伯

惟子有道 天與異容 狀雖云惡 德則其豐

南止江淹 學者雲從 耿士自茲 貌或非公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贈廊伯

夫孝要道 周訓群生 以綱百行 以通神明

因子侍師 荅問成經 事親之實 代為儀刑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贈莒伯

子長宏度 高出倫輩 雖在縲紲 知非其罪

純德備行 夫子所采 以子妻之 尤知英槩

公西葳字子上魯人贈祝阿伯

猗尔子上 魯邦之望 以德則貴 惟道是唱

師聰師明 友直友諒 伯於祝阿 儒風斯暢

原憲字子思魯人贈原伯

軾彼窮閭 達士所賓 邦無道毅 進退孰倫

敝衣非病 無財乃貧 賜雖不懌 清節照人

有若字子有魯人贈卞伯

人稟秀德 氣貌或同 而子儼然 温温其容

兩端蒞問 未荅機鋒 以禮節和 斯言可宗

鄭國字子徒魯人贈榮陽伯

伯夫榮陽 實惟令德 優入聖門 過不留跡

道以目傳 妙則心識 倚歟偉歟 後代之則

商澤字子季魯人贈睢陽伯

邈矣子季 睢陽是伯 屏息受業 延教登席

未踐四科 因涉六籍 祀典載之 好是正直

秦非字子之魯人贈汧陽伯

樂善拮士 伯于汧陽 傳道克正 垂名允臧

執德以洪 用心必剛 表廣業履 式贊素王

曾葺字垢魯人贈宿伯

惟時義方 有子誠孝 怡怡聖域 俱膺是道

暮春舞雩 詠歌至教 師故與之 和悅宜召

巫馬施字子旗魯人贈鄆伯

天清日明 密雨曷有 師命持蓋 子亦善扣

惟夫子博 三才允究 學者之樂 所得遂茂

公拮哀字季次齊人贈郟伯

周襄偽隆 政在群公 廉恥道微 家臣聿崇

不為屈節 摛默自容 子於是時 凜然清風

漆雕徒父字子期魯人贈須句伯

遐想子期 挾策聖帷 涉道是嗜 惟士可縻

在德既賢 在名迺垂 洋洋之風 逮今四馳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贈陳伯

念昔顓孫 商德與隣 學以干祿 問以書紳

參前倚衡 忠信是遵 色取行違 作戒後人

高柴字子羔衛人贈其伯

婉彼子羔 受業先聖 宗廟之間 一出乎正

克薦於孝 非愚乃令 師知其生 有輝賢行

榮旒字子祺魯人贈雋婁伯

伯茲雋婁 務學實著 三千之位 七十是預

匪善莫行 惟德乃據 紀于前書 式彰厥譽

秦祖字子南秦人贈少梁伯

秦有子南 蜚聲述作 守道之淵 成德之博

乾若鑄金 契猶蒺藜 歷世明祀 少梁寵爵

陳亢字子禽陳人贈穎伯

惟禽之問 從容其鯉 求以異聞 詩禮云爾

請一得三 誠退而喜 且知將聖 不私其子

梁鱣字始魚齊人贈梁伯

室家壯年 無子則逐 見於信史 全齊之俗

原本厥初 師言可復 以學則知 揆之宜薦

冉孺字子魯魯人贈紀伯

紀伯子魯 聖學是務 厲已斯的 好問乃裕
周旋中規 容止可度 允矣昔賢 後世所慕
顏之僕字琳魯人贈東武伯

賢行顏琳 親承尼父 志銳所期 道尊是輔
泥在鈞陶 木就規矩 終縻好爵 揚名東武

石作蜀字子明秦人贈石邑伯

在昔石邑 能知所尊 懋依有德 克述無言
鼓篋槐市 揚名里門 此道久視 彼美長存

顏高字子驕魯人贈琅琊伯

琅耶之伯 其惟子驕 微言既彰 德音孔昭

已觀雩舞 同聽齊韶 厯千百禩 政想高標

邽巽字子斂魯人贈平陸伯

彼美邽子 先聖是承 墻仞已及 堂陞將升

良玉斯琢 寒水必求 錫壤平陸 茂實騫騰

任不齊字選楚人贈任城伯

任城建伯 其表曰選 淋問雅馳 才華清遠

競辰力行 愛日龜勉 孔教崇崇 令緒顯顯

顏無繇字路魯人贈杞伯

人誰無子 尔嗣標奇 行爲世範 學爲人師

曹請車誠非 願匪其私 千載之下 足以示慈

曹卹字子循蔡人贈曹伯

肅肅曹伯 王室之裔 積習樂道 切瑳明義

惟善則主 尔德是類 史筆有煥 令名永紀

縣成字子祺魯人贈鉅野伯

至聖立教 子祺安雅 擅譽魯邦 啓祚鉅野

煒矣風猷 時哉用捨 出倫離類 後學是假

顏噲字子聲魯人贈朱虛伯

褒錫朱虛 在器輪輿 儒室振領 聖門曳裾

賢業得蘊 美材以攄 百世不刊 載觀成書

孔忠字子蔑魯人贈汶陽伯

惟子挺生 道德之門 佩服至論 鯉則弟昆

三得三亡 所問殊溫 君子歸宓 義不掩恩

狄黑字哲衛人贈臨濟伯

仰止狄哲 抱負淵通 游泳德化 揚厲素風

偉識既異 持教乃隆 厥志茂焉 悲祀無窮

漆雕哆字子斂魯人贈武城伯

子斂受封 爰居武城 豐豐其聞 翩翩其英

振衣時習 顛學日明 誕敷孔教 爵里疏榮

申振字子續魯人贈魯伯

剛彞近仁 志操莫渝 性匪祝鮀 面豈子都

有一於此 剛名可圖 云慾則柔 蓋生之徒
隻駟赤字子徒秦人贈北微伯

式是壤伯 昭乎聖徒 執經請益 載道若無

詩書規矩 學問楷模 得時而駕 領袖諸儒

施之常字子恒魯人贈乘氏伯

開國乘氏 有德斯彰 叅稽百行 賚理三綱

自拔行閒 榮名甚光 在史藹藹 歷久弥芳

公祖句茲字子之魯人贈期思伯

惟彼子之 錫伯期思 與賢並進 得聖而師

彬彬雅道 翼翼令儀 上目至言 廟食不隳

伯虔字子折魯人贈聊伯

有懷子折 全魯之彥 儒行既名 聊伯乃建

兢兢受道 弈弈我弁 懿選嘉訪 卅享馨薦

南宮括字子容魯人贈邳伯

先覺既位 簪履並馳 尚德君子 尔乃兼之

羿募可慚 禹稷可師 三復此道 載觀白圭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贈黃伯

黃伯著祀 公孫是云 弥縫中道 協輔斯文

藏修方異 漸漬其勤 史詞不忘 播為清芬

廉絜字庸衛人贈莒父伯

兄弟之邦 士有廉庸 涵泳素教 表揭儒宗

杏壇探賸 洙泗從容 作興一時 莒父其封

林仲會字子期魯人贈瑕丘伯

瑕丘祚邑 子期是為 親訓有日 廣業于時

四教允隆 五常以持 比肩俊傑 聞望斯垂

商瞿字子木魯人贈蒙伯

易之為書 彌合天地 五十乃學 師則有是

子能受授 洗心傳世 知機其神 宜被厥祀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贈向伯

手足甚親 志異出處 雖將為亂 子迺脫去

在汚能絜 危而有慮 內省若斯 何憂何懼

蘧瑗字伯玉衛人贈衛伯

有衛伯玉 夫子與居 寡過未能 荐贊使乎

以屍諫君 友則史魚 果得進賢 爛然簡書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贈郛伯

學者行道 敝緼亦稱 使齊光華 偶為肥輕

周急之言 君子所令 荅問允嚴 理皆先經

公伯僚字子周魯人贈任伯

人有賢否 道有廢興 子如命何 營營震驚

季孫雖惑 景伯莫平 師資一言 秩祀亦懲

漆雕開字子開魯人贈滕伯

仕進之道 要在究習 具臣而居 咎欲誰執

斯未能信 謙以有立 關里說之 多士莫及

密不齊字子賤魯人贈單伯

君子若人 單父之政 引肘寤君 放魚稟令

傅郭勿穫 遂能制命 百代理邑 用規觀聽

燕伋字思秦人贈漁陽伯

師席高振 大成是集 至道克傳 賢達斯執

善道云表 儒風可立 漁陽之士 得跂而及

申黨字周魯人贈邵陵伯

佚佚申周 四科與儔 逸駕文園 鼓枻儒流

冠珮旣燕 言動允休 邵陵得封 可想清修

琴牢字子開衛人贈南陵伯

多能鄙事 聖人曲意 惟其知之 是以不試

宗魯雖友 弔必以義 尚師嘉言 祀亦罔替

秦商字子不楚人贈上洛伯

孔父秦父 相尚以力 俱生賢嗣 相與以德

是父是子 致詰疇克 會弁儒林 令名無極

步林乘字子車齊人贈淳于伯

勉勉子車 封邑淳于 親炙避席 雒諾趨隅

發微既博 雅道是扶 抑可尚也 不亦美乎

顏宰字子柳魯人贈蕭伯

孰封于蕭 實惟子柳 夙飭格言 克遵善誘

明德斯馨 賢業所就 以侑於儒 傳芳逾茂

奚容蒧字子括魯人贈下邳伯

維容子括 已望堂室 幼則有造 成則祖述

文采日化 儒効力弼 永觀厥成 德音秩秩

冉季字子產魯人贈東平伯

東平子產 性著盛時 奉師於塾 講道之微

荅問其敏 婉妙以思 升降陞康 尚想英姿

后處字子里齊人贈營丘伯

温温子里 入聞至聖 擲道之華 秉德之柄

深造闡域 不乖言行 全齊之封 竹素為盛

左人郢字行魯人贈臨淄伯

伯彼臨淄 左行稱賢 晞蹤十括 秀穎三千

心悅誠服 家至戶傳 樂只君子 文聲益宣

秦冉字開蔡人贈彭衙伯

彭衙高士 經籍是親 贊成德藝 協於彝倫

砥績聖道 斯肖素臣 優哉游哉 學以致身

樂欬字子聲贈昌平伯

樂氏子聲

錫爵昌平

信道之薦

見善乃明

引領高節

載惟思誠

先賢事集

出爲時英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李龍眠磨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卽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製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撰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顛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

蓋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二帝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詛尙與圖贊並存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茲穢之名不得廁于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有所考云

宣德二年歲在丁未秋七月朔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海虞吳訥識

教諭林賢訓導劉數摹勒于石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尙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
所謂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
說以徼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
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
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
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

說猶與圖贊並存□□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金華黃晉卿跋

右宣聖及七十二子像贊史記載孔子之言曰受業
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其姓名具于列傳家語所載亦
七十七人無公伯僚秦冉鄒單而有琴牢陳亢縣亶
惟文翁禮殿圖作七十二人而圖亦罕傳林放蘧瑗
二人史記家語不載而禮殿圖有之其它不可知矣
攷舊唐書禮儀志載開元二十七年制贈公者一人
侯九人伯六十七人與史記七十七人之數合然杜

氏通典載諸賢封號則贈伯者實七十二人

文獻通考云通

典所載除十哲外自計七十三人係增入蘧瑗林放
陳亢申張琴牢琴張六人按琴牢琴張本一人通典

於琴張云贈南陵伯於琴牢但蓋十哲之外別有七

十二賢兼史記家語禮殿圖所互見者而數之也宋

大中祥符二年追封閔子以下九人為公會子而下

六十二人為侯并充國公為七十二弟子大觀二年

追封公夏守等十人侯爵預祀典則仍別七十二賢

于十哲之外矣思陵操七十二子贊較之祥符所追

封多廉潔秦商后處樂欵少公良孺勾井疆顏何公

西輿如不知又何所據諸賢在宋時已經加封而所

書仍唐之爵號朱文公嘗言之矣夫治國固有緩急

思陵偏安兩浙稱臣于仇讐正復崇儒重道亦何足

掩不孝之名則數典而忘祖又在所不足責而如秦

檜之姦邪無學亦豈能援引典故以證人主之誤哉

碑立于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明宣德二年巡按浙

江監察御史吳訥磨去檜跋自為文識其本末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七十二弟子姓氏爵里異曰攷

顏回字子淵魯人贈充公

閔損字子騫魯人贈費侯

冉雍字仲弓魯人贈薛侯

冉耕字伯牛魯人贈鄆侯

冉求字子有魯人贈徐侯

言偃字子游吳人家語作魯人贈吳侯

宰子字子我魯人贈齊侯

仲由字子路卞人贈衛侯大中祥符曲阜孔廟碑作魏侯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贈黎侯

卜商字子夏衛人贈魏侯咸淳臨安志作衛侯

林放字子邱朱彝尊弟子考不言其字魯人贈清河伯

樊須字子遲齊人本史記鄭康成注家語作魯人朱考同贈樊伯朱考作凡伯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贈江伯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曲阜碑作魯人贈郈伯

公冶長家語云名萇范甯云名芝字子長曲阜碑作子之齊人本史記家語作魯人

朱考同

公西蒧家語作公西與字子上魯人贈祝阿伯史記有二人一曰公西與

如字字子上一曰公西蒧字子上曲阜碑亦有二人公西輿字子上齊人贈

祝阿伯朱考亦有二人公西輿如字子上齊人贈重邱伯公西蒧字子尚魯人贈祝阿伯

原憲字子思魯人本史記鄭注家語作宋人朱考同贈原伯

有若字子有魯人贈卞伯曲阜碑作卞伯

鄭國本史記李錡尚史云家語薛邦字子從似史記誤薛為鄭避漢諱邦作國字子徒魯

人朱考不詳里居贈滎陽伯

商澤字子季家語作子季魯人贈睢陽伯

秦非字子之魯人曲阜碑作秦人贈汧陽伯

曾蒧曲阜碑作點字皙曲阜碑字子皙魯人朱考作魯南武人贈宿

伯

巫馬施字子旗本史記家語作子期魯人本史記鄭注朱考作

陳人贈鄆伯

公皙哀家語作公皙克字季次齊人家語作魯人贈郟伯曲阜碑作杞伯

漆雕徒父家語作從父字子期家語作子文文史記鄭注

云字魯人朱考不詳里居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贈陳伯

高柴字子羔史記作子臯衛人本史記鄭注家語作齊人朱考云齊人為衛工師

贈共伯

榮旂家語作祈字子祺家語作子顏魯人贈雩婁伯

秦祖字子南秦人贈少梁伯曲阜碑無少字咸淳臨安志作沙梁伯

陳亢字子禽家語又云字亢陳人贈穎伯說文云論語有陳亢

梁鱣史記云一作梁鯉字叔魚曲阜碑字子魚咸淳志云字子免一

云叔齊人贈梁伯朱考云

冉孺曲阜碑作孺字子魯家語作子魯魯人史記云一作魯人

贈紀伯

顏之僕字叔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子叔魯人贈東武伯

石作蜀家語作字子明秦人史記鄭注作成紀贈石

邑伯

顏高家語名產今本字子驕魯人贈琅瑯伯

邾巽尚史作邾選注云文翁圖作國選字子斂家語

飲魯人贈平陸伯

任不齊字選家語曲阜碑朱楚人贈任城伯

顏無繇字路曲阜碑作子路魯人贈杞伯

曹卹字子循蔡人贈曹伯曲阜碑

縣成字子祺本史記家語作子

顏噲字子聲魯人贈朱虛伯

孔忠家語作孔弗字子蔑魯人贈汶陽伯

狄黑字皙家語作皙之曲阜衛人曲阜碑

漆雕哆字子斂曲阜碑魯人贈武城伯

申棖字子續魯人贈魯伯咸淳志

壤駟赤字子徒家語作秦人贈北微伯曲阜碑作化

北衛伯

施之常字子恒家語作魯人贈乘氏伯

公祖句茲家語作字子之魯人贈期思伯

伯虔家語作字子析家語作子哲魯人贈聊伯咸

志作駢伯

南公括 本史記家語曲阜碑朱考 字子容魯人贈郟

伯

公孫龍 家語作寵 字子石楚人 本史記鄭注孟子注 贈黃

伯

廉絜 朱考作廉潔 字庸 家語作子曹咸淳 衛人贈莒父伯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 本家語史記鄭注作晉人 贈瑕邱伯

商瞿字子木魯人贈蒙伯

司馬耕 家語作司馬黎耕 字子牛 咸淳志云字牛 宋人贈向伯

蘧瑗字伯玉魯人 曲阜碑作衛人 贈衛伯 朱考不列姓名謂

復著錄恐滋後學之感也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贈郛伯

公伯僚 史記作公伯繚或云即繚 字子周魯人贈任

伯

漆雕開字子開 本史記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子若 魯人 本史記鄭注

朱考俱作蔡人 贈滕伯

密不齊字子賤魯人贈單伯

燕伋 家語作級 字思 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子思 秦人 朱考不詳里居 贈漁陽

伯

申黨 本史記曲阜碑同家語作申績或作績 史字周 家語曲阜碑

記正義云或作棠即申棖朱考亦作棠 字周 家語曲阜碑 魯人 朱考不詳里居 贈郟陵伯 按前有申棖字

字周家語但有申續字子周而無申棖隸續云申棖
史記作申棠家語作申續然則申棖申棠子續子周
實皆一人矣又按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
之絜無申棠之欲是亦申棠即申棖之證

琴牢字子開家語云一衛人贈南陵伯

秦商字子丕本史記家語作丕茲楚人本史記鄭注家語朱考俱作魯人

步叔乘本家語史記廣韻注字子車齊人贈淳于伯

顏幸字子柳魯人贈蕭伯宋考作蕃伯

奚容蒧家語作奚蒧字子皙家語作子偕魯人史記正義作衛人

冉季字子產魯人贈東平伯

后處家語作石處字子里家語作里之齊人贈營邱伯

左人郢家語作左郢字行家語朱考俱作子衡魯人贈臨淄

伯

秦冉字開曲阜碑朱考俱作子開蔡人朱考不詳里居贈彭衙伯

樂欬家語作樂欣字子聲碑不詳里居史記正義朱考俱作魯人

右弟子七十二人家語無林放鄭國遠瑗公伯僚

秦冉申棖六人而有公良孺罕父黑薛邾縣直原

抗公肩公夏守句井疆顏相九人又公西藏之外

多公西輿如一八又史記有顏何字冉索隱引家

語字稱史記康成注晉人曲阜碑有顏何字子冉

魯人贈開陽伯又曲阜碑有公良孺字子幼魯人

贈東牟伯句井疆字子野衛人贈漢陽伯

按此碑十五石像贊俱橫列像右贊左宋時與石經同在大學明正德年與石經同移於仁和縣學後移杭州府學大清順治九年歲在壬辰十月朔杭州府儒學教授西菴王元宰捐資重立蓋暨固輯有題記在吳訥跋後至今不遭損蝕者皆元宰之功也像爲李公麟畫史傳稱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泗州錄事叅軍用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元符三年病痺致仕旣歸老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雅善畫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爲累此碑吳訥跋所云李龍眠磨所畫龍眠是其自號磨則單舉其名一字而省其公字也公麟致仕於元符三年則當卒于徽宗之世距高宗題贊刻石不過五十餘年殆由畫像流傳江南高宗得而製贊以刻石也然高宗製贊並不言及公麟之畫或其語在秦檜記中今檜記磨去不可知矣像祇七十二人每像所題贈爵皆仍唐開元之舊則宜依唐封七十七人之數而乃少五人且又與眞宗祥符製贊立石曲阜之數不合誠不能明其故也孔子弟子見於諸書者上自史記家語禮殿圖通典通考其製贊立石者

先有真宗曲阜孔廟碑而此碑之見於紀載者有咸淳臨安志及杭州府志然其姓名字里贈爵皆各有不同今悉取而參攷之別爲同異考一篇附于諸書碑跋之後大抵諸書所載不能無傳寫之訛曲阜碑雖係石刻亦明人重摹此碑或亦不免沿襲舊誤皆不能定其孰是也龍眠畫世有摹本細筆鈎勒裝成卷子矜爲真蹟細玩之似皆從此碑摹出者此碑在當時或從真蹟鈎摹或徑用真蹟上石皆不可知樂欬贊後有御書之寶并勒于石而不署年月吳訥所云二十六年十二月者殆亦在檜記中也

妙喜泉銘

碑高一丈三尺廣五尺三寸十二行前銘九行行二十四字後偈三行行四十字行書在鄞縣阿育王寺常住田碑陰

育王爲浙東大道場地高無水僧衆苦之紹興丙子佛日禪師杲公受請住持周旋其間命僧廣恭穿穴茲地爲一大池鍬鍤一施飛泉溢涌知州事姜公秘監見而異之名曰妙喜無垢居士爲之銘曰
心外無泉泉外無心是心卽泉是泉卽心或者疑之以問居士心在妙喜泉是育王云何不察合而爲一居士

曰來汝其聽取妙喜未來泉在何處妙喜來止泉卽發
生心非泉乎泉非心乎謂余未然妙喜其決之

紹興丁丑三月丙寅無垢居士張九成書

妙喜老僧宗杲重說偈曰

謂泉卽心謂心卽泉無垢居士作一串穿有出有入有
正有偏居士恁麼妙喜不然徐六檐板如見一邊泉只
是泉難喚作心心只是心決之非泉是義不正亦復不
偏泉乎心乎亦非棄拈擬議思量十萬八千

山門監寺僧善卿立石

右妙喜泉銘張無垢撰後有宗杲說偈一首皆無垢

書也宗杲說法徑山無垢數與往來嘗論大學格物

杲曰公祇知有格物不知有物格無垢言下有悟因

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

五百杲深許可秦檜恐其議已令司諫詹大方論劾

竄杲衡陽安置張於南安軍檜死乃復杲師號住四

明育王寺而張亦起知温州此泉正宗杲在育王所

鑿也杲少爲無盡居士張天覺所知名其庵曰妙喜

遂以妙喜自號孝宗嘗書妙喜庵三字賜之故茲泉

亦有妙喜之目碑刻於唐范的書常住田碑之陰

潛研

堂金石
文跋尾

按碑書於丁丑三月爲紹興二十七年宗杲與張九成以禪學相契合徑山志載宗杲寄無垢居士一絕云上苑玉池方解凍人間楊柳又垂春山堂盡日焚香坐常憶毘邪杜口人

亦樂堂銘

石橫廣四尺四寸五分高二尺二寸二
十二行行十字正書在零陵縣朝陽岩

亦樂堂銘

揚雄有言朱丹其轂一敗則赤吾族孔子曰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皐也夫丹轂榮也雄曰爲憂縲紲辱也聖迺有取憂樂豈關於榮辱也哉上饒方疇耕道建炎戊申

銓同季進士也繁興戊午又同朝是季冬銓曰狂瞽被譴而耕道旋亦去國十有四季而通守歪岡平谿蠻三十季之寇乙亥曰䟽直忤要臣被逮賴上恩寬謫零陵久之名其堂曰亦樂禮部侍郎張公子韶記之戊口口盧陵胡銓感仲尼子雲之言而申曰銘銘曰
轂丹族赤縲紲不辱陋巷易安鬼瞰高屋蕨補食前患靡覆餗眉斧伐性妙口獨宿熟哲茲理至樂常口我恩古人自反而縮

按此銘胡銓所作不見於澹庵文集周必大撰忠簡公神道碑稱公年二十試太學建炎二年廷對

行在所考官初以冠多士或畏其切直寘第五卽
碑所云建炎戊申銓同年進士也戊申爲建炎二
年紹興和議公上書數千言大略謂王倫誘致金
使欲劉豫我秦檜腹心大臣尊陛下爲石晉孫近
傅會遂叅政事願竿三人頭羈留金使與問罪之
師時八年十一月也辛亥有旨銓書凶悖劫持其
削籍流昭州後改監廣州都鹽倉卽碑所云紹興
戊午冬銓以狂瞽被譴也方疇史無傳張子韶名
九成除浙東提刑力辭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正
少卿權禮部侍郎碑書紹作繁別體字戊口口據
上文耕道以乙亥被逮則此當是戊寅爲紹興二

十八年

澱山普光王寺捨田碑

碑高三尺許廣二尺四寸分上下二截上截又分三
格橫列號田畝數左右下橫刻所至處下截刻捨田
情旨一通文廿五行行廿三四字不等額題吳興沈
君捨田疏七字並正書在青浦縣澱山會靈三姑廟
殿左壁與會靈廟記碑兩
背相合此碑牆外東向

係三十五號田一十七畝三角五步 草蕩 此在第一格

係三十四號田計八十畝三角五步 此在第二格

係三十三號田一百五畝三角二十步 此在第三格

西至竟浦 此在第一二格之間左邊一行

東至□□此在第一二格之間右邊一行

水澗此在第三格左邊一行

史伯成田此在第三格右邊一行

北至水澗此在第三格下橫以上俱上一截

捨田入

澗山普光王寺常住情旨 承節郎沈從言謹封

南贍部洲大宋國平江府崑山縣泖川鄉大石浦西居

住清信奉三寶弟子承節郎沈從言同男將仕郎履息

婦高氏四六娘陳氏五十四娘陳氏廿一娘吉氏四八

娘孫男右修職郎起宗將仕郎佐才將仕郎作德承信

郎作義將仕郎林宗作霖希旦嗣宗朝宗儒宗希召作

伴錢氏廿二娘方氏十四娘與闔家眷屬等

右從言所伸情旨二月十六日恭值

先妣太君朱氏遠諱之辰特發誠心謹將本家產田式

伯肆畝一角三十步其田係在秀州華亭縣修竹鄉四

十三都坐落所有坵片字號涓段並在契約該說其田

今將捨入

澗山普光王寺常住永充供贍俾僧行齋粥香火焚修

所得功德先用報答

四恩三有莊嚴

無上佛果菩提次冀報荐

亡太翁十二承事太婆鍾氏夫人亡翁廿五承事婆呂氏夫人亡考三承事妣朱氏太君劉氏顏氏太君亡兄十一承事大承事嫂郁氏太君亡妻周氏太君亡男廿三司戶廿五縣尉廿八承信三十承信亡女二十娘子廿五娘子息婦吉氏三九娘子鄭氏九九娘子亡沈氏六娘子曹氏十一娘子龔氏六娘子盡

門中前亡後化一嗣宗親各願同乘巨善俱遂超升不入輪迴徑歸極樂然後保祐門闈益秀物業榮昌子孫傳積慶之風眷愛納自天之祐以至法界有情同霑斯利從言恭對

金僊敷宣謹疏

紹興貳拾捌年二月 日承節郎沈從言押疏

頭首智肱 定行 知事惠生 有平 道詮

住持傳法道智立石 以上俱下截

按此碑額題吳興沈氏捨田疏捨田者為沈從言

住崑山縣額稱吳興者其望也碑載捨田分三號

合計其田一百二畝九角三十步然其情旨內則

云本家產田二百四畝一角三十步田以步計似

即今以弓計之制每一步為一弓也然今制每積

弓二百四十爲一畝不盈畝者則以所餘弓尺畸零之數用分釐計之未嘗云餘幾弓也此宋制不能詳攷而其以角計亦未曉其制其碑載田數前後不合亦所未詳也情旨云其田在秀州華亭縣修竹鄉四十三畝宋地理志宣和三年改嘉禾郡爲秀州慶元元年升嘉興府而華亭縣則屬之久矣此碑刻于紹興二十八年宜爲秀州也紹熙四年楊潛雲間志華亭管十三鄉第三爲修竹鄉在縣西九十里三保十二村管里三日濮陽儀鳳驅唐而不詳四十三都華亭縣志沿革表明嘉靖二十二年割縣西北境二鄉之半爲青浦縣尋廢萬歷元年復割置青浦縣而不詳所謂二鄉者何鄉其鄉保卷內則已不載修竹鄉可知修竹鄉屬之青浦雲間志十三鄉在縣西北者爲集賢鄉海隅鄉在縣西者爲修竹鄉華亭志鄉保仍載集賢而不載海隅又可知集賢雖在西北仍屬華亭惟海隅當屬青浦矣青浦志鄉保最爲詳晰有舊時鄉保現在鄉保參攷之舊時者有修竹鄉分中鄉上鄉上鄉內有四十二保三區爲畝五現在者則有華上鄉四十二保三區分五畝曰三畝七畝九畝

十一畝十五畝而七畝內有澱山小圩胡家帶朱家村北夏村疑所謂澱山小圩朱家村卽今珠街鎮澱山一帶則現在之華上鄉卽舊時之修竹鄉也沈氏捨田在修竹鄉當近澱山因以施之普光王寺俾其便於收穫也情旨內自稱其階曰承節郎男爲將仕郎孫男爲右修職郎將仕郎承信郎又稱亾太翁亾翁亾考亾兄俱爲承事亾男則稱其官爲司戶縣尉又有稱承信者宋史職官志載右職換文資之格從事修職換成忠郎未滿三考保義郎迪功郎換承節郎未滿三考承信郎將仕郎換承信郎保義郎換修職郎承節郎換迪功郎進義校尉換將仕郎登仕將仕郎換承信郎未見有所謂承事者又修職亦未有加右字者碑所載諸階大率不過稱謂之美名未必皆實居其職而其爲史志所未備者則亦可資參攷也曾祖曰太翁曾祖妣曰太婆皆勅見此碑其稱婦人曰幾十幾娘亦有稱四六娘四八娘三九娘子九九娘子省去十字者又從言現在只一男履而現在息婦有高氏陳氏陳氏吉氏亾男四人而亾息婦有吉氏鄭氏鄭氏之下有亾沈氏曹氏龔氏但有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九
亾字而無稱謂皆所未詳也普光王寺賜額在紹興八年沈氏施田距賜額後二十年蓋其時此寺方興也沈氏先世本出吳興爲湖州之望族其遷居崑山不知始於何代据此碑則在南宋時已富而多田縣延至二三百之久其後人有號萬三者值明洪武時太祖遷東南富戶于鳳陽沈氏與焉故其後遂微所謂萬三蓋有田多至一萬三百頃是以施田至二百餘畝不覺其多也所居泖川鄉瀕臨澱湖今地名萬圩相傳卽萬三遺蹟然流俗傳聞不若碑之有據此碑依傍靈祠足垂不朽而僻在草莽無人著錄今剔抉出之俾其先世祖孫兄弟銜名從此顯著是亦施田之報矣

四十二章經

石七俱橫廣四尺高一尺五寸三分前二石各三十四行餘皆三十五行每行字數十四至十八不等行正書在杭州六和塔

四十二章經

經文不錄今惟取書人銜名錄如左

特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興郡開國

公沈該

左正奉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縉

雲郡開國公湯口口

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陳誠之

左中大夫參知政事陳康伯

左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綸

左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賀允中

左朝請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葉

義問

左朝請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

楊椿

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周麟

之

左朝散郎試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

左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楊僕

左朝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沈介

左中奉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趙令詠

左朝奉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孫道夫

左朝請郎權尚書工部侍郎王晞亮

左朝請郎權尚書刑部侍郎兼權詳定一司 勅令

黃祖舜

左宣教郎試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張孝祥

左朝請大夫太常少卿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宋棐

左朝奉大夫守宗正少卿金安節

右朝請郎守大理少卿李洪

右朝議大夫司農少卿董奉

右中大夫行太府少卿錢端禮

左朝奉大夫將作監張宗元

左朝請大夫軍器監張運

左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楊朴

右朝奉郎守尚書戶部郎中兼權金部郎中莫濛

右奉直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路彬

左朝散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張庭實

左奉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尚書右司郎官

周操

左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葉謙亨

左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胡沂

左朝散郎尚書司勳員外郎陳俊卿

左宣教郎守尚書司封員外郎鮑彪

左朝請郎尚書考功員外郎陳棠

左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楊邦弼

左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張洙
右承議郎尚書刑部員外郎黃子淳

左朝請郎尚書都官員外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兼

權戶部員外郎楊倓

左奉議郎守尚書比部員外郎沈樞

左朝請大夫行尚書屯田員外郎韓彥直

左承議郎秘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兵部員外郎虞允文

左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尚書駕部員外郎洪邁

維祖宗盛時文物彬彬鬱然有典謨之風是時搢紳
鉅儒若富公弼賈公昌朝輩分寫金剛經刻琢堅珉
三十二分至今蛟龍虵蜃翔踴躍挹之而疑其飛
去也恭惟盛時文章制作上跨三代下峙兩漢道術
奇士輩推明盛典命智曇法師復六和塔以折海勢
各分寫四十二章經鑄石龕山下作江湖間曠代絕
無而僅有一勝事蓋散則一大藏演之不足聚則四
十二章藏之有餘其言與大易莊老相表裏旨哉淡
而不隱中而不濫也迦葉竺法譯於前智圓訓於中
駱偃序於後咸未足以備其大哉惟衆賢舉墜典而

一新之故夷齊雖仁得孔子而德益彰顏淵雖篤學
附驥尾而行益顯是經雖微妙宏深際盛時而理益
明其趨一也時

聖宋紹興己卯冬十一月旦跋 西蜀布衣武翊撰

都勸緣住持傳慈恩宗教僧 智曇 立石

此經分寫于偏宋搶攘之年人絕薰蕕字如魯衛且
小朝之日爲雍容文物之舉與般樂放敖玩愒廢日
者同本無足評惟經文之指純正雅馴與我道亦何
以異無有荒唐蒙昧之說也

墨林
快事

右四十二章經凡四十二人人各寫一章字體大小

踈密不等唯允中端禮朴操四人行書餘皆真書後
有西蜀布衣武翊跋題紹興己卯十一月以史攷之
是歲六月沈該罷左相陳誠之亦罷樞密其七月賀
允中自吏部尚書參知政事矣此經蓋書於五月以
前至仲冬始勒之石也自紹興己卯至今六百餘年
字跡完好如新惟思退名爲後人磨去南渡石刻工
妙若此者亦不易得矣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按四十二章經

萬歷杭州府志錢塘縣
志皆誤作二十四章經

在杭州錢

塘江岸六和塔內下層嵌壁咸淳臨安志六和塔
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始於錢氏南果園開山建塔

九級後廢紹興十二年奉旨重造二十六年僧智
曇因故基成之七層而止據曹勛撰重建月輪山
壽寧院塔記去自癸酉仲春鳩功至癸未之春五
層告成是年歲晚七級就緒癸酉是紹興二十三
年癸未則隆興元年是塔之成非二十六年也武
翎跋但言鐫石龕山下作江湖間曠代勝事不云
在塔曹勛記亦云此經嵌壁環壁刊金剛經列于
景上下而不及此經意與金剛經同時而經書于已
卯歲在塔成之前四年勛記不及者或嵌壁在塔
成之後然武林石刻記但云在六和塔不詳嵌壁

歲月不知何年此碑幸在塔內無一字缺蝕獨思
退之名後人磨去殆以其在相位效秦檜所爲猶
七十二賢贊磨去檜記之例然猶存系銜及湯字
得以知其爲思退也今大藏有佛說四十二章經
一卷宋正議大夫安國軍節度使開國侯程輝編
佛教西來元化應運略錄云准周書異記說周昭
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有光來照殿前王
問太史蘇由對曰西方當有大聖人生後一千年
教流此土至後漢孝明帝永平七年正月十五日
夜夢金人身長丈六赫奕如日來詣殿前曰聲教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一
流傳此上帝旦集羣臣令占所夢時傅毅對以西
方聖人聲教流傳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遂遣王
遵等一十八人西訪佛法至月氏國遇摩騰竺法
蘭二菩薩將白氎土畫釋迦像及四十二章經一
卷載以白馬同回洛陽時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
三十日也因以騰蘭譯經之所名白馬寺此四十
二章經入中國之緣起也真宗嘗御注此經今在
大藏高宗時重建六和塔成廷臣四十二人取此
經各書一章經文無多惟首章百三十餘字餘或
數十字少者二十餘字而每章之前各署書人銜
名其人見於宋史表傳及宋詩紀事有可攷者得
二十六人沈該史無傳宰輔表紹興二十五年十
二月甲午自敷文閣待制前知夔州召除參知政
事二十六年五月壬寅授左朝議大夫守左僕射
同平章事湯思退史傳字進之處州人
宋詩紀事
青田人
試博學鴻詞科紹興二十五年繇禮部侍郎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叅大政二十六年
除知樞密院事明年拜尙書右僕射侍御史陳俊
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
秦檜益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碑所載爵號史

則略之陳誠之史無傳宰輔表紹興二十六年九月乙巳自敷文閣學士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八年二月丙申除知樞密院事陳康伯史傳字長卿信之弋陽人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知泉州秩滿三奉祠垂十年秦檜死累除吏部尚書尋拜參知政事王綸史傳字德言建康人紹興五年進士第累兼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二十八年除同知樞密院事賀允中史無傳宋詩紀事字子忱靖康中為郎中紹興中拜參知政事宋史宰輔表紹興二十九年正月丁亥自吏部侍郎除參知政事

跋云七月自吏部尚書除參政碑云權吏部尚書不云參知政事

葉義問史傳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登進士第累通判江州秦檜死湯思退薦之擢殿中侍御史遷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尋兼侍讀碑云兼侍講則史作侍讀者誤也周麟之史無傳宋詩紀事字茂振海陵人紹興十五年進士中宏詞科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終于知樞密院事與碑系銜不同洪遵史附洪皓傳字景嚴皓仲子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紹興二十八年免父喪召對拜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二十

九年拜中書舍人楊傑史附楊存中傳存中子官
工部侍郎宋詩紀事字子寬崞縣人居臨安紹興
十五年進士仕至權工部侍郎皆與碑系銜不同
趙令諤史無傳宗室世系表太祖次子燕王德昭
房有少師昌國公世膺之子贈宣奉大夫令諤不
詳其歷官孫道夫史傳字太冲眉州丹稜人貢入
優等張浚薦於高宗賜出身累知蜀州遇事明了
人目爲水晶燈籠以吏部郎中入對除太常少卿
假禮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還擢權禮部侍郎兼
侍講黃祖舜史傳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累遷右
司郎中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講碑不
言兼侍講略之也張孝祥史傳字安國歷陽烏江
人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授承事郎簽書鎮東
軍節度判官秦檜死召爲祕書省正字遷尙書禮
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金安節史
傳字彥亨歙州休寧人宣和六年擢進士第紹興
初范宗尹引爲刪定官秦檜死累除浙西提刑入
爲大理卿遷宗正少卿錢端禮史傳字處和臨安
府臨安人宋詩紀事云徒合之臨海以恩補官紹
興間通判明州加直祕閣累遷右文殿修撰權戶

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與碑系銜不同張宗元史無傳附見葉義問傳云義問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為不祥常先白檜罷去碑稱將作監殆檜死後歷官也張運史傳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宣和三年進士第累兼樞密院檢詳遷軍器監莫濛史傳字子濛湖州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累除湖北轉運判官未幾知鄂州召除戶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碑稱兼權金部郎中史略之胡沂史傳字周仲

南宋書作周伯

紹興餘姚人紹興五年進士甲科陸沈州

縣幾三十載至二十八年始入為正字遷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以憂去史不言兼國史院編修官碑不言轉右司彼此互異陳俊卿史傳字應求興化人宋詩紀事莆田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己以為南外驛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為普安郡王除著作郎兼王府教授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權兵部侍郎碑所系司勳員外郎史略之陳棠

史無傳宋詩紀事字德召紹興二年進士官祕書少監不言其官考功沈樞史無傳宋詩紀事字持要一字持正德清人紹興間登第歷官太子詹事不言其官比部韓彥直史附韓世忠傳世忠子字子溫以父任補右承奉郎登進士第累拜光祿寺丞二十九年遷屯田員外郎兼權右曹郎虞允文史傳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紹興二十三年登進士第宋詩紀事云按咸淳臨安志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勝無二十三年宋史誤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用薦除祕書丞遷禮部郎官與碑作兵部者異洪邁史附洪皓傳字景盧皓季

子紹興十五年始中第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入為敕令所刪定官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吏部郎兼禮部除樞密檢詳文字與碑所載歷官全不同餘若楊椿沈介王晞亮朱棊李洪董萃楊朴路彬張庭實周操葉謙亨鮑彪楊邦弼張洙黃子淳楊俛皆未有攷末武翊跋署云十一月旦跋不繫日而用旦字此即近世穀旦之所昉

溧水縣正顯廟碑

碑連額高七尺五寸廣三尺七寸二十二行行四十字隸書額題重修正顯廟碑六字篆書在溧水縣

建康府溧水縣重修正顯廟碑

左承議郎提舉兩浙路市舶王端朝詞并書

溧水東門之側有廟曰正顯蓋城隍神白君祠也君諱
季康唐元和間入爲官清白通濟凡作四縣令而終於
溧水雖歸葬下邳然溧民尸而祝之數百年不忘卽縣
治爲祠水旱疾癘必禱焉五代亂離未有封爵 皇
宋一天下而茲邑望京師餘千里亦不暇上聞 天
子省方東南婁幸建康 光暉所炤百里而近神之
受職厥有顯報紹興十年故戶部侍郎李公朝正寔宰
溧水有所必獲以聞于 朝錫廟額曰正顯始以陰
功受 帝御書後進封廣惠侯緄章信珪列于五等

神旣嘉享民皆具依桑蠶不訾歲得大稔鰥寡有養奸
宄滅息民德之益深率以府君名其子邑人錢秀朱抃
等以廟宇朽弊徧走大家傍及喜捨寸積銖銖日盈月
溢增新廣舊不陋不華爲外門三楹中門如之正殿三
楹後寢亦如之挾以副宇繚以周廊獻殿處中露臺高
峙丹青繪事興衛悉備炳煥光采標冠一時最屋五十
間歲四月十有八日邑人記侯誕節競爲侯壽饒歌鼓
吹旌纛節斧森乎其前驅僊釋威儀倡優技巧駢然而
次進侯臨之如生邑人榮之竊嘗以謂幽顯一涂神人
同道生而廉正歿則必僊否亦爲神積功儲行列于上

金石錄卷一百四十九
清如府君是已於少傅樂天爲叔其家澹可知也以承
相敏中爲子其義方可知也丞相出入將相垂三十年
府君在當時已贈至極品而史不書端朝浮家南來卜
築溧源起居飲食皆神之芘邑人以紀事見屬夫其可
辭詞曰

於惟府君 唐之良吏 有德於民 宜百世祀 偉
哉廟兒 在城之東 萬石之虛 千柱之宮 羽衛
森嚴 丹青顯設 緝衣鸞冕 玉戚金節 侯之涖
止 風雲肅然 顧我溧民 擗祝惟虔 侯之諒止
笳鼓爭進 顧我溧民 塵拳斯盡 侯旣醉止

氣斯大蘇 年豐俗樂 民飽而歌 侯旣歸止 里
閭咸仰 尸而祝之 家有遺像 少傅之叔 丞相
之父 中興天子 奠冊斯舉 在唐有聞 在宋有
光 佑我溧民 億載無疆

乾道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左朝奉郎知縣事李魚立
石 刊者潘壽隆

按溧水縣宋屬建康府卽今之江寧府也縣有城
隍廟額曰正顯神爲唐縣令白君諱季康卽唐相
敏中之父兩唐書無傳卽敏中傳亦不附見舊書
敏中傳稱敏中爲居易從父弟新書作從祖弟据

居易之父名季庚宰相世系表季庚為知節之子

居易從伯非父也今本世系表知節下誤空一格据居易從父名皆季字因更正

之居易父名鏗官鞏令與季康為從兄弟傳稱居

易其先太原人後家韓城又徙下邳碑故云歸葬

下邳碑又云皇宋一天下而茲邑望京師餘千里

宋史地理志溧水為次畿蓋南渡後定都臨安則

溧水為次畿碑亦似指南渡而言若初一天下都

汴溧水去京師較遠不止千里不得為次畿也廟

為紹興十年李朝正作令時聞于朝賜額重修朝

正後官戶部侍郎碑紀其治績而史無傳碑立于

乾道元年距修廟又二十六年神以四月十八日

誕節邑人競用饒歌鼓吹旌燾節斧僊釋威儀倡

優技巧為壽蓋神廟慶誕之儀自宋已然矣撰文

者王端朝署曰詞并書猶有唐人遺法

漢中新修堰記

磨崖高八尺五寸八分廣七尺四寸二十六行行三十三字正書在襄城縣

乾道元年四川宣撫使判興州吳公朝行在

所上寵嘉之口拜上口口爵真王仍以奉國節髦

移鎮漢中粵自用武而來戎馬充斥民事寢緩公

至則曰國基於民而民以食為天凡所以飽吾師彊吾

之用異時沃野皆化□□民寔病之□□公又躬卽其

處相方度宜□□□料簡卒徒官給材用分□方略

逸道使之刻期而就凡以工計者又十萬有□□□□

□雖廣能周槩三萬餘畝復□上腴訖事而民弗預抑

又□焉欽惟□□我公□□□□□□社稷之衛而

司全蜀之□者歷三紀矣逮茲保釐功崇位極乃復推

□□□□□事為□□朝廷固不拔之基與黔首垂

無窮之福□非識慮□□者之所能為也□□異代創

業之輔□□□寔今日□□中興之佐先後相望於千

有餘歲其愛人利物之心及所成□不約而同可謂盛

德事也召父杜母何足擬倫褒中之石幸可磨鐫詞□

不腆絳職在是庸敢直書昭示來世乾道二年六月十

五日門生□□政郎充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

揚絳記并書

門生右朝奉郎通判興元軍□□□□事兼管內勸

農事史祁勒石
鐫者程彥忠

此是修棧中道路所立今俗名堰界石又有嘉定七

年刻者亡
關中金石記

按堰界石在褒城縣東三里龍江中陝西通志有

上下二石上一石橫刻使府打量到下鐫古界從

此石至南大宋乾道元十一月初五日眉山史可
觀記下一石鑄制置大使提修道張儀准相命檄
自嘉定三年至七年督責軍人董工治堰嘉定七
年三月記關中金石記所謂嘉定七年刻者亡卽
張儀治堰記也此碑是乾道二年六月十五日楊
絳記非乾道元年史可觀記與史不合文是磨崖
非刻于堰界石者關中金石記指爲卽修棧道路
所立俗名堰界石者非也記爲築山河堰而作非
爲修棧中道路其誤顯然文云乾道元年四川宣
撫使判興州吳公朝行在所上寵嘉之口拜上口
爵真王乃以奉國節髻移鎮漢中吳公卽吳璘
宋史孝宗紀及吳璘傳乾道元年四月乙巳吳璘
來朝進封新安郡王判興元府其判興州則在紹
興二十六年興州後改沔州順政郡紹興十四年
爲利西路治所也興元府卽漢中郡傳稱璘至漢
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卽此碑
所記也碑云漑浸之源無若漢口國曹公山河堰
導褒水西至於褒城之野東南歸南鄭之區宋史
河渠志興元府山河堰漑甚廣世傳爲漢蕭何
所作嘉祐中提舉常平史炤奏上堰法獲降勅書

刻石堰上詔中興以來戶口凋疎堰事荒廢累增
修葺旋即決壞乾道七年遂委御前諸軍統制吳
珙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大堰濬大小渠六十
五凡溉南鄭褒城二十三萬餘畝史云漢蕭何碑
云漢曹公史云乾道七年吳珙修堰碑云乾道二
年吳璘修堰彼此互異當据碑以證史也

楊從義墓誌

碑高八尺七寸五分廣四尺五寸四十一
行行一百二十十字正書篆額在城固縣

宋故和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安康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楊公墓誌銘

左朝散大夫新通判成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
勸農事袁勃撰

右朝奉郎權知洋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
事借紫李昌謬書

右朝散郎通判洋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
事賜緋王椿篆

忠義立身之大節知勇為將之要道此古今不易之論
也使忠義立於內而或料敵不明臨機不果則亦無益
於事功知勇發於外而或偷生以求安避害以畜利則
亦無取於名節有一于此則不足以安國家衛社稷乃

若忠出天資知稱人傑禦大敵於擾攘濟中興於艱棘卓然在義勇萬人中而獨成義勇之功者其惟楊公乎公諱從義字子和鳳翔天興人曾祖懷信曾祖妣王氏祖武晟祖妣李氏皆潛德不仕父仲方以公貴累贈武功大夫母高氏累贈碩人公幼慷慨嘗以功名自許靖康丙午金人犯順連破諸國狃於常勝侵軼中原所過輒下無敢撓其鋒者時太平久兵備寢弛乃詔陝西五路募義勇萬人勤王詔詞有每聞邊報痛徹朕心之言公聞而歎曰國家艱難正忠臣義士効死之秋豈可久安田里爲一身計哉卽奮然而起應原州之募太守杜平見而竒之曰汝志不羣首赴義勇所謂以義伐不義異日唾手富貴居吾右矣建炎初三月虜寇涇原忠烈吳公玠破虜大將婁室于青溪嶺分遣公以竒兵邀擊斬首一百七十餘級補進武校尉權天興縣尉三

年八月忠烈遣公覘虜動息公被圍於同州聖山廟公仰天誓曰若出重圍當捐軀報國叱左右矢石交下殺數百人虜治雲梯公急取竹爲籠實之以土號曰土牛有頃雲梯大集遂以土牛摧折之敵亂乘勢大戰而出轉承信郎遷隊將四年九月我師不利於富平五路垂陷忠烈會諸將于隴州八渡議戰公獨進曰虜人侵軼

無敢與爭惟公能挫其鋒於青谿嶺者蓋得形勢之助也今虜已陷涇原將入熙河計非半載未還爲今之計莫若先據地利扼其要害以制之當爲公先取鳳翔復爲基本忠烈曰善卽檄公領兵進復鳳翔旣入悉降其衆不戮一人得粟三十萬斛時忠烈公方營寶雞西南曰和尚原因貯公所得之粟以資餽餉軍不乏食士卒感悅遂移府事以治之檄公知天興縣事本府駐劄轉保義郎陞部將紹興改元三月虜自熙河復圍鳳翔勢益熾公告二親曰爲人之子非敢蹈於不孝今城中兵寡守死無益不若潰圍求援卽泣別而行公與子大勳率戲下百餘人力戰至夜半突圍得出忠烈見而勞之曰尔忠有餘矣柰二親何公泣曰昨在圍中勢必俱死萬一天監其衷戮力一戰取之易尔忠烈壯之權邊鋒統領守神岔四月忠烈遣公與敵戰于渭南以奇功轉秉義郎遷副將五月鳳翔虜酋沒立會階州虜酋折台各統五萬衆夾攻和尚原忠烈遣公逆擊沒立一軍於神岔大破之獲敵酋瀨察胡郎君俘斬二百五十有一轉武略郎兼閤門宣贊舍人陞正將十月虜元帥四太子會諸道兵十餘萬必欲取和尚原先犯神岔以警我師忠烈遣公擊之公賈勇先登接戰三日虜又分兵寇

龍門關統制吳公璘掩擊敗走追及神岔虜援兵大至再合戰公潛以精兵橫貫其腹斫其首尾吳公引兵追及虜大潰俘斬千餘人橐鍠甲牛馬萬計轉武德大夫開州刺史遷統領軍馬兼秦鳳路兵馬都監先是虜恥屢敗遂囚公二親于青谿寨公內不自安二年正月公乞兵以往忠烈許公帶本部出北山斷虜糧道行數日至麻家嶺遇敵接戰翌日至青谿虜會諸寨兵爲援自辰合戰至莫大破虜衆奉親以歸忠烈喜曰公深入重地能破強敵迎還二親可謂忠孝兩全轉武功大夫三年正月虜寇石板谷忠烈遣公禦之公先設伏以待敵至以奇兵劫之虜衆敗走追襲十餘里斬首數百轉右武大夫陞鈐轄二月僞元帥四太子擁大軍由商於侵饒風關犯梁洋經褒斜道出鳳州再攻和尚原忠烈復遣公引本部由間道應援和尚原以功轉拱衛大夫公嘗憤虜人侵暴不已得其使命卽黥劓而歸之公至和尚原都統郭浩厲聲曰此虜使至公辱而使歸是激敵怒今擁衆二十萬來攻請公當之公對曰虜據梁洋遣人以書見檄言很而色傲欲恃勢脇我儻不辱之誠爲自弱今日之事決戰而已敵衆百倍何足慮也統制吳公親率公等於是鼓行而前徑與虜戰于栢村一擊破

其三陣敵衆大敗追襲至渭蹂踐溺死者不可勝計水
爲之咽流吳公因謂衆曰此捷楊鈐之力也轉親衛大
夫四年二月虜入寇殺金平自元帥以下盡室而來示
無返意全蜀震恐既戰我師初不利公急據第二堡外
預設鹿角之地率強弩併力迭射一日三戰傷殺甚衆
虜引兵稍卻翌日來攻萬人敵堡統領姚仲重傷公代
之率諸將戮力鏖戰五日所向皆靡大破敵衆餘黨悉
遁自是虜不敢輕舉全蜀之民各安其生者雖吳氏之
功然於攻戰之際公有力焉以奇功轉中亮大夫郢州
防禦使五年辟知洋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公嘗從忠

烈登殺金平過第二堡門忠烈顧瞻形勢指虜敗處以
策擊鞞謂公曰此衿喉地往歲一戰安危所系非公出
力幾敗大事嘆賞久之九年正月虜歸我河南侵疆十
年五月虜復背盟僞元帥撒離喝領大軍侵犯陝右宣
撫胡公世將與公同統制與諸軍會於涇州回山原大
戰三日虜氣未衰議者欲潛師而還留裨將以扞公曰
我輩蒙國厚恩今日當以死戰柰何移禍它人願留
本部兵以拒之公張蓋示以閒暇虜人競進公叱咤力
戰縱我軍數萬衆得出遂下回山轉戰十餘里全師而
還轉協忠大夫七月虜據鳳翔胡公擢公知鳳翔府兼

管內安撫使就守和尚原八月與虜戰于蒲坂河及汧陽連敗敵衆俘斬數百人奪馬千餘匹轉履正大夫陞都鈐轄節制鳳翔府忠義軍馬九月遷馬步軍副總管十一年七月都統楊政出鳳翔公隸焉與敵人戰于陳倉魚龍川石鼻寨屢戰屢捷生獲虜酋珍珠字董諸軍凱還後三日僞元帥撒离喝整衆再犯和尚原公才干人進據川金陵敵衆益盛士有懼色公厲聲曰當各奮壯心以氣吞之聞鼓畢入敵後者斬公率衆先登鼓譟競進自卯至酉殊死力戰虜衆大敗轉宣正大夫遷統制軍馬和尚原素號形勝葢秦蜀必爭之地虜屢欲以

竒取之公扞守二年竟無可乘之隙及因糧於敵餽運

減省胡公嘉之敷奏于朝敵旣不得意遂伸味好是

時將迎奉徽廟梓宮請還太后鸞輅遂許割和尚

原十二年春詔宣諭使鄭剛中分畫其地而移公知

鳳州旣割和尚原而殺金平復爲要地其傍則仙人原

也四川兵費邊儲萃于魚關三者相距皆十許里有司

謂當得人以守遴選諸帥無出公右者十七年命公以

本部兵屯仙人原公鎮守其地垂二十年保固無虞轉

宣州觀察使會朝廷詔大臣舉智謀武略可充將帥

者參政楊公椿首以公應詔授正侍大夫三十一年

九月虜主完顏亮遠絕和好南自江淮西連秦隴舟車
器甲之盛亘古未有乃分遣僞帥合喜統兵數十萬自
鳳翔至寶雞沿渭水連營列柵占據大散關宣撫招討
吳公謂公曰賊據散關扼吾衿喉當急圖之遂擢公節
制軍馬知鳳州公引兵與敵對壘且相視形勢難以力
取於是晝易旌旗夜增火鼓示不可測虜益增備轉糧
草爲持久計吳公親提大兵出涇秦攻德順軍以分其
勢仍命公牽制散關僞帥合喜果分兵赴援三十二年
閏二月公乘勢遣兵出御愛山抵天池原驚撓敵寨及
斷其餉道又密遣兵焚其東西兩山樓櫓鼓譟從之聲
震山谷虜人驚駭奔闕而走公乘勝進據和尚原則虜
亦宵遁矣翌日有騎數千復來入谷公領兵逆擊之時
天大雨雹風霧晝晦公選神臂弓射之虜酋中流矢引
衆敗去若神助焉寶雞賊帥恐我師乘勝擊之盡焚大
寨退保鳳翔由是渭水以南復歸版籍以功真拜和州
防禦使賜爵安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
一百戶公自壯歲從事軍旅未嘗一日在告盡瘁王事
常若不及每自嘆曰吾奮身映前荷國恩寵誓欲捐
軀以効尺寸今年踰七十力所不逮勉強而不可得矣
會王師解嚴遂丐歸田里其請甚確吳公以公精力未

表止聽解兵職遂辟知龍州寔隆興元年之七月也明年改知文州又明年吳公移鎮漢中梁洋接境實爲重地乃辟公復知洋州兼管內安撫使節制軍馬洋人聞公之來舉酒相賀曰復得吾邦舊使君矣老稚歡迎不絕于路公暇日嘗讀漢留侯傳至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之言公慨然慕之銳意求退上章力請歸休乾道二年九月 敕授提舉台州崇道觀介梁洋間居焉五年二月十八日以疾終于所居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娶韋氏卒再娶苗氏卒皆贈令人又娶張氏累封令人子男八人曰大勳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御前右軍統領權統制彈壓軍馬安康郡侯食邑一千七百戶曰大亨武經大夫御前中軍同統制本管軍馬曰大節從義郎御前前軍第三將副將曰大昌秉義郎御前右軍第一將隊將曰大年忠訓郎亡曰大林忠翊郎御前前軍第一將隊將曰大森曰大有皆成忠郎女十人長適武功大夫左部正將丁立亡次適左武大夫御前中軍同統制本管軍馬胡清次適承信郎張祐亡次適承信郎郭良臣次適承節郎彭案次適保義郎傅汝弼次適右從事郎城固縣丞張清餘在室孫男十一人曰祖慶秉義郎成都府路第二將隊將曰祖廉承信郎御前前

軍第三將隊將曰祖榮成忠郎曰祖顯曰祖仁曰祖寧
曰祖椿曰祖輝曰祖賢皆保義郎曰祖詵曰祖訓皆承
節郎孫女十七人長適承信郎李雍次適承信郎張師
古次適承節郎劉之義次適保義郎侯詵次適承信郎
張寔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世忠保義郎曰世輔曰世
傑皆承節郎曾孫女三人在室元孫男二人曰紹先曰
紹光皆承信郎諸子以其年三月甲申舉公之喪葬于
城固縣安樂鄉水北村生祠之側維楊氏系緒遠矣自
東漢太尉震起于關西以清白遺子孫奕世載德代不
乏人公奮乎千載之後自致功名有光于祖可謂天下
偉男子矣 朝廷雅聞公名故所賜訓詞有曰知義之
貴以勇得名益奮壯心遂成偉績搢紳誦之以爲美談
公善射發無不中嘗偕王人劉參贊子羽行饒風嶺有
虎突出叢薄間人皆辟易公躍馬而出以一矢斃之故
射虎之名喧達都下方二親之在虜也而青谿之民日
瞻其費賴以保全及公破青谿旣得二親併載其民以
歸給田廬家之於梁洋至今調給不絕 朝廷聞之以
孝義特賜旌表公之行不特此也爲郡尤以愛民爲本
初洋州有楊填等八堰久廢不治公皆再葺之溉田五
千餘頃復稅租五千餘石又增營田十四屯公私以濟

民爲立祠宣撫處置張公浚聞于上賜詔獎諭初
公至鳳翔也有流民數萬在境內或疑其反側悉拘于
山谷間公矜其無辜皆縱之後岐雍大歉流民復入開
就食公復納之所活甚衆西邊饋運自昔頗艱公至鳳
州首創營田四十屯民力減省軍食充足又預築鳳之
黃牛堡以塞散關之衝創文之高平原以控西羌之路
爾後皆獲成效其先見之明古之名將所不能及公惟
寬厚喜士不以其貴驕人接物逮下喜愠不形于色雖
部曲偏裨率皆待以恩禮軍旅之暇採摭諸史兵家實
効分門成帙釐而爲三十卷日之曰兵要事類漢守張
行成太學博士李石皆蜀名士爲之序引其書遂行于
世初公預爲送終之具嘗託門下士朱澆昆季迹其行
事編爲陞除錄勃偶備員魚梁總幕得親炙公言論十
日公出示所錄委勃爲誌勃竊駭愕因問其故公曰僕
以義自奮以勇立節每遇戰事許國以死萬一得酬素
志則區區之心誰能表襮之故欲先爲之計儻得名卿
鉅儒特著其事他日瞑目無憾矣勃嘆曰自中原俶擾
豈無忠臣謀士力作中興然於出處用捨之際或有愧
焉公始以數百孤軍出重圍不測之親從吳氏伯仲控
乘勝方張之虜堰楊填以惠梁洋之民復散關以壯川

蜀之勢起匹夫之微而爵通侯之貴勤勞百戰之餘而優游乎二千石之良明哲保身以功名始終蓋未有如

公之全者也使人人皆知公徇國而不徇私懷義而不懷利則何患乎勲業之不立即異時載在盟府繪像作

頌血食一方祀必百世其誰曰不宜乃為之銘銘曰

炎允晦矇赫然而中天佑生賢龍飛雲從其

賢伊何翼翼揚公公來自西名達九重惟天

子明喜得牙距料敵制勝允兼文武膚功上

聞天子曰嘻利勢安強皆汝之為忠以視身

義而報國智可周物勇摧大敵備德有四

孰與之京風廓霧舒偉績用成導利之功

澤無窮粒食用乂是敬是崇氣老愈壯金湯

是託或云不弔遐邇驚愕梁山峩峩漢水湯

湯公名與俱德音不忘西周王傑刊

從義字子和以靖康丙午歲應募起隸吳忠烈玠麾

下云建炎二年八月被圍于同州者謂金將婁室亦

婁室同取卽下卽九月破同州事也時公在圍中云四年

九月我師不利於富平者謂金太子宗輔為副元帥

督師陝西九月敗張浚五路兵於富平也云紹興改

元十月金四太子必欲取和尚原先遣兵攻神盆以

警我師忠烈遣公擊之者謂是年十月玠保和尚原
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
和尚原折合先期至陳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陳待
之更戰迭休金兵潰散沒立方攻箭括關玠復遣將
擊退之會婁室死兀朮復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
跨渭自寶雞連結諸營與玠兵相拒玠復命諸將以
勁弓強弩却之先設伏兵於神盆以待金兵至大亂
縱擊破之是也云三年二月四太子擁大軍由商於
侵饒風關再攻和尚原玠遣公引擎者謂金撒離喝
分兵攻關統制郭仲敗走金兵入興元經略使劉子
羽棄城走三泉玠退保仙人關金兵深入既由褒斜
谷還興元玠子羽追擊之是也饒風關在今石泉縣
西五十里云四年二月金兵入殺金平自元帥以下
盡室而來示無返意者謂吳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
玠謂其地去蜀遠命棄之于仙人關右殺金平剗築
一壘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及劉夔等三十萬
騎入侵玠與璘及金人轉戰數晝夜不息是也云九
年金歸我河南侵疆者謂金以陝西地來歸遣使王
倫受地是也云十年五月金背盟撒離喝侵陝右公
與諸軍會於涇州回山原七月金據鳳翔八月與金

戰于蒲坂河者謂是年金兵犯石壁及吳璘與金鶻
眼郎君戰撒離喝入邠州胡世將遣公及王彥分道
摧敗之撒離喝退屯鳳翔九月楊政遣公夜襲金兵
至十一月又襲之寶雞是也至是公隸楊政軍云十
一年七月與金戰於陳倉撒離喝再犯和尚原又戰
却之者謂是年春正月公既敗金兵於渭南攻克隴
州與戰於寶雞擒金通檢字董是也宋史高宗紀作
十月與此小異是時和議已成朝廷召政還以商秦
之半畀金公亦移守鳳州復退保仙人關垂二十年
無所事者皆公之力也云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遽
背盟好者謂是年九月金兵攻黃牛堡爲吳璘所敗
也云三十二年閏二月公乘勢出攻金兵宵遁者謂
璘遣公攻拔大散關分兵據和尚原金人走寶雞是
也蓋是時始以功真拜和州防禦使賜爵安康郡侯
而弃三路之議起璘於是乎班師公於是乎丐歸矣
公以乾道五年二月卒有子八人女十人子及聶並
爲郎官宋史不立公傳其詳並見高宗本紀及璘玠
政等傳因疏出之並見碑刻之爲功於史者不小也

關中金
石記

按此誌撰者袁勃書者李昌諤篆者王椿史皆無

傳誌叙楊從義自建炎初隸忠烈吳玠補進武校尉繼隸宣撫吳玠逮隆興三年累官至和州防禦使知洋州賜爵安康郡開國侯計前後四十年所立戰功不爲不多始終受吳玠吳玠指揮史旣不爲從義立傳卽吳玠傳中亦無一語及之南宋書吳玠傳祇附郭浩楊政王俊張超四人而不及從義且從義武臣未嘗嫻文事乃輯兵要事類三十卷誌稱張行成李石爲序而行世稽之宋史藝文志亦失書凡此皆可補史所未備也史稱吳玠卒謚武安作廟于仙人關號忠烈然則忠烈是吳玠廟額而誌則稱玠爲忠烈不云武安誌稱公預爲送終之具託門下士朱泚昆季迹其行事編爲陞除錄此卽後世生作年譜行狀之所昉也朱泚必是幕客而稱之爲門下士則門下士之稱不必專屬之貢舉門生矣誌載從義事蹟多與史合關中金石志疏之已詳茲不贅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二十八

韓蘄王碑

碑連額高二丈五尺七寸廣八尺九寸額題中興佐
命定國元勳之碑十字正書分二行字徑一尺二寸
居中有小字題曰選德殿書四字正書徑一寸七分
中有御書之寶方三寸額占碑之上半截計九尺四
寸文八十八行每行一百五十字多寡
不等正書徑七分在吳縣靈岩山西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

太傅鎮南武安

寧國軍節度使 充

醴泉觀使

咸安郡王食邑一萬八千三百戶食實封柒

阡貳伯戶進封蘄王謚忠武神道碑

光寵豈獨諸孤顯耀抑先臣有知猶當效結草之忠

天子曰嗚呼惟乃父世忠自建炎中興實資佐命式

定王國時惟元勳子豈可忘乃親御翰墨大書曰

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翌日朝諸將于凌虛閣特

詔彥古戎服入見面賜御書俾冠于碑首

顧謂諸將曰世忠有大功於帝室今彥古亦克有志

世其家予惟寵嘉之是用錫此豐碑諸卿勉哉諸將感

激奮躍益知國家之不負臣下也忠孝之不可以不

盡也功名之不可以不力也皆趨下再拜彥古亦再拜

而出既又詔禮部尚書臣熒曰汝其銘世忠之碑臣

雄以謂聖主褒崇元臣茲事體大顧末學弗稱

且祖諱與王名謚適同尋上書懇辭上遽批出

略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辭免臣雄於是惶恐奉

詔謹拜手稽首上故太師斬忠武王遺事曰王諱世忠

字良臣姓韓氏韓氏本古列國後為秦所併子孫自韓

原渡河散居延安以國為姓故王世為延安人曾祖諱

則居鄉以義俠聞家故饒財賑貧藥病多所全活既歿

有異人指其所葬地曰代代當生公侯後以王貴贈太

師楚國公會祖妣郝氏吳國夫人祖諱廣父諱慶皆贈

太師秦陳二國公祖妣高氏妣賀氏奠楚二國夫人楚

國生五丈夫子王其季也始生之夕有光芒出屋間鄉鄰以為火各具繩走馳救至則聞王生皆異焉就襁褓

輒流睽睽則目光如電楚國海驚而心奇之少長風骨偉岸尚氣節能騎生馬駒諸豪里中惡少年皆俛首不敢出氣則爭為之服役或負責不償者王輒為償負者

後聞亟持所償愧謝里俗為之一變有冤抑不以謁郡縣而謁諸王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關陝嘗過米脂寨姻

家會飲日已暮而問閉王怒以臂拉門關鍵應手而斷旦視之其木蓋兩拱餘開吏駭服年未冠以敢勇應募

鄉州挽強弓二百斤嘗乘悍馬手舞鐵槊奔馳天郎山

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無一人敢鄉者軍府校藝獨用鐵胎弓所鄉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絕人類此時崇寧

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遠至輒上馬或不俟鞍而奮喜與交游痛飲資用通有無或不持一錢相從詣

酒肆賈酒期於戰獲鬻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皆饒給銀州之役綵從党乃以行父母素鍾愛不許王

固請於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齷齪自守陳公奇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

主將擲首陣外三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次高平嶺王與党万悉精銳鏖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

問道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鬪賊少卻時王為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將者為誰曰十軍監軍駙馬郎君兀朮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

大潰由是西邊益服王威名口有司圖上其事且乞優

賞會童貫專制邊事疑敢勇皆勢家子有所增飾止許

補一資衆譁不平而王恬不芥蒂當時識者知王器量

宏遠矣從劉延慶築天降山寨敵據有之延慶令王守

北門王夜縋城而上斬二級割護城甃以獻繼逢敵於

佛口寨斬首數級始補守闕進義副尉至臧底河又斬

三級轉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

吏民自浙河以西至于江南毒流蓋千餘里南方素無

兵備詔調西師討之王部敢勇五十人隨王稟以往

遇別將王淵於杭之北關堰橋會大潦道不通賊掩至

淵惶怖不知所出王造淵說曰今賊據險爭利我不以

智勝而以力拒可乎淵怒曰何人敢爾王益辯議不少

屈淵曰汝雖能言願聞必勝之說王為條一二且請以

所部邀擊淵命取軍令狀以去明日會戰賊勢張甚王

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傍須臾伏發賊眾大亂王追

至淵舟前斬首數級師遂大克淵乃嘆服曰真萬人敵

盡以所隨白金器賞焉與淵定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

堰橋為得勝橋云時天下志戰日久盜起倉卒

天子宵旰南顧詔能得渠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

窮追至睦之清溪洞賊深據巖窟為三窟諸將繼至莫

知所從入王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其洞口即挺身仗戈

而前榛棘嵌崎越險數里擣其巢穴縛偽八大王格殺

數人臘遂就擒併俘以出辛興宗後至領兵截洞口掠

王俘以為己功故王不受上賞別帥楊惟忠還闕少

仲其事但超轉承節郎朝廷議復燕山調諸軍以行

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滹沱河獨與蘇格等五騎

俱逢虜騎五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列于高岡戒勿

動值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即命鱗舟河岸約

曰虜奔即鼓譟助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圍折自如虜

疑之分為二隊據坡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

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亦鼓譟如約虜疑

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眾是時山東河北盜賊蜂起王

從王淵討捕所在摧鋒於大名境中殺水賊幾盡又破

湯村強盜累奇功轉武節郎以偏將從梁方平經略東

事賊楊天王透手滑聚眾數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

餘黨悉平臨沂賊武翦眾數萬與戰於韓王洲又平之

沂州賊徐進眾五萬而官軍不滿五千王止以衛兵五

十餘薄賊誅 馘悉盡又青社賊張先水鼓山賊劉大郎

望仙橋賊高托山集路山賊賈進莒賊徐大郎眾皆不

下萬人大者或跨州兼邑王每身先諸將次第擒滅又

殺獲東海賊張夔等由濟甯振旅而歸於是山東羣盜

悉平轉武節郎欽宗卽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

防河濬州金人大軍已壓濬境方平漫不顧以為他盜

王說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陳為護河計河

一失守 宗社阽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

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探實欲致王死

地王遇敵輒戰以實歸報方平猶以為紅巾賊不設備

及虜進廵屯子橋則方平脫身遁矣王師既失主帥數

萬之眾皆潰虜騎大至王陷數十重圍中意氣彌壯挺

槍奮躍而前所薙披驍虜嘆異小卻卽潰圍出殿諸軍

焚橋而歸至京師 欽宗聞王勇冠軍 召對便

殿且 詢方平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

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為統領屬虜人

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為河北總管辟王為選鋒統制有

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宣撫副使李彌

大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

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四三人皆

人物魁梧武義超絕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為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間影

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凶復隳類山東復擾

王以戍將寓大名

雅為李綱所器重

遂檄王以所部五

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為四隊布鐵蒺藜室歸路令

日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為功於是

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薄賊營賊

既驚擾旦

而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王窮追不已賊

率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冑上馬趨之矢石雨

下臂指

吻鼻中四鏃王怒折筈毀弓拔刀徑前殺為首

者六人賊眾又奔追至宿遷其眾尚萬餘謂已遠王不

能及方擁所掠子女椎牛縱酒王單騎疾馳夜造其營

呼曰大軍來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其功名

賊自淄河破膽皆跣請命曰願吾父貸死因進牛炙斗

酒王

下馬飲啖輒盡

眾莫敢動遂束手降

黎明見王所

部止

此始悔之而

業已解甲莫不相顧失色遷左武大

夫果州團練使將所降朝京師

欽宗再賜對慰

獎甚渥賜衣甲

槍

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

屯滹沱河真定失守王知滹沱形勢已蹙去之趙趙守

蓋王淵云淵得王恃以自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焉攻

益急口殫援絕孤城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起將三百人擣其營虜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虜來者始知大

酋二都統是日披創以斃眾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

將所部還大名總管趙野舜為前軍統制 光堯

慈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時以天

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

京虜縱兵逼城人心克懼王據西王臺力戰虜稍却翌

日再至而酋帥白馬三郎以眾數萬薄城王時所將近

千人與賊遇即單騎突之斬酋帥以還部兵乘勝鏖鬪

虜眾遂潰南京圍解郡守帥父老迎謁居民炷香夾道

多感涕者於是還詣濟陽勸進遂扈蹕如南京

太上皇帝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蹕長

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始建御營以王為左軍統

制詔平濟州山口賊解大刀李皇等所勦除陞定

國軍承宣使依前帶御器械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震

河朔卻胡馬之牧效著睢陽皆紀實也 車駕幸維

揚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既破儀

真自金山以眾來降抵城而不解甲扈從者危懼王單

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叱使速降眾遂解甲聽命李

民擁眾十萬亦既來降比至維揚復狼顧整勵器械

詔王淵處置淵以屬王王往諭旨誅梗議者劉彥驅

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

其眾屬內將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內外

盜賊時虜再犯河維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所殺已

數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虜眾乘我王身被鏃如棘

卒力戰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

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敗矣大召還行在授鄜延路副

總管加平寇將軍承節帶御營統制如故未幾詔

王領所部如山東王聞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趨

行在時建炎三年也未至有裨將段恩者至鄆

下詭言王兵潰陷虜物情震駭毀前統制苗傅劉正

素蓄異心聞王陷沒無復忌憚遂勒兵反殺簽書樞密

院事王淵及內侍數十人奉太上居別宮凶焰

熾甚神武中軍統制官吳湛又陰與同惡王在海上聞

變望闕慟哭舉酒醉神曰誓與此賊不共戴天舟中

士卒亦皆慟哭思奮時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方議討

亂與諸將環坐計未有由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

來此事必辦王至見浚相與號泣曰何猶豫為即日與

浚定復辟之議乃先諸將啓行時道路譁言傅正彥

謀挾乘輿以出中外兇懼王曰賊素知畏我我至

彼敢爾耶尋命偏將張世慶搜絕諸路郵置使偽命不行至嘉禾造攻具甚急傅正彥矯制止王且除節鉞王不受命會江淮浙制置使呂頤浩亦來王迎謁于郊頤浩問曰賊計無他虞乎王曰彼帖勢憑衆脅取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為不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以戰矣時楊國夫人及王于質傅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會隆祐太后宣

見楊國楊國詣傅給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傅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為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口

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戲

降楊國奉詔馳出都城遇傅弟翊于途告之故翊

色動手自摔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馳一日夜會王

于嘉禾王見之驚曰汝輩在耶俄而明受詔至王曰吾

知有建炎官家安知明受耶斬其使焚其詔進

兵益急傅等大懼遣將領張永載謝罪且出御札曰

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

本為宗社終始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為協和

以安國家王知誓求詔旨非太上本意諭永

載曰天子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今以死決

之賊得語知不可解即日復 太上明辟王晨夜

兼行承宣使張俊遣兵三千助王王顧所部或非素所

指循乃悉收家屬詣軍及合戰臨平檣家屬舟岸下由

是師徒登岸擊賊無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馬柔吉以

重兵負山阻河為陣且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

岸間塗淖不可馳王乃下馬揮矛令軍中曰今日當以

死報 國若而不帶數箭者皆斬士殊死鬪轉至剪刀

山賊以神臂弓數千持滿而待王瞋目大呼挺刃徑前

賊辟易矢不及發連戰皆大克直造北關門傳正彥自

授江東制置使 副提禁旅數萬以遁 朝廷慮其遂

逸去 詔能生擒傳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

授正任觀察使其餘獲逆黨賞各有差王入朝 行

宮拜且泣曰逆賊不道 主辱臣死臣願受 命縛此

二逆因奏曰逆賊擁精兵數萬 去甌 閩甚邇万一寢成

巢穴愈難擒滅臣請速除之未審 聖 意欲生致

之邪抑面首以獻也 太上曰能殺之足矣王曰

臣 誓 生致之顯戮都市為 宗社 刷 恥不然則臣為

欺天殿前虎賁有朱金剛張小眼者號膂力王乞以從

欲俾護 俘 來上時所部纔數千人請止以所部行 太上壯之酌巨觥以餞因握手語王曰統制吳湛佐

一判為逆卿知之乎王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嚴兵為衛王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擒以出門下兵衛

驚擾王按劍叱之無敢動又親擒湛黨王世修同日伏

誅王遂行詔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江

浙制置使賊方圍三衢聞王師來即解去將趨上饒

王恐其或滋蔓聞廣也至自浦城捷出迎之至漁梁驛

與賊遇夜半勒兵距浦城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正彥

屯溪北傅屯溪南相約為應俄而接戰部將李忠信趙

竭節特勇陷陳馬彥溥馳救死之王挺槍徑前賊望見

昨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傅正彥及傅弟翊遣所乞二

虎賁護符獻行宮斬于建康市師還至蔣山

太上遣中貴人賜金合茶藥并御書忠勇二字

表王旗幟詔曰餘杭之難卿首奮忠勇已破凶逆朕

之復辟惟卿之功除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御

前左軍都統制楊國自碩入超封國夫人制曰智略

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

國始改除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保御前諸

軍都統制兀朮入寇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尙

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

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于兀朮兀朮遂自建康取宣

城直徑廣德趨臨安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

以舟師赴難未發兀朮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

還王即奏願留江上勦除使無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

江以邀之先降其將鐵爪鷹李選太上賜札曰

比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邀截歸路遽覽來

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

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歎今以獲賊資財

物帛盡予將士并降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兀朮

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石臯報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

合虜終不得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

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儀真勢接建康兀朮軍于南擡

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

有八日兀朮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

瓶傳酒縱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

王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

明主足相全也兀朮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王

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請而言不順王怒且罵引弓將

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憊糧竭久或生變而王將帥中

流鼓柁飄忽若神口渡海江口又皆已入面控扼出路

通漕渠刑白馬剔婦人心兀术自割其額祭天口風濤
少休竊載而逃王謀知其謀益舟師督戰會風力口緩
虜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為番人河其後秦檜主和更
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勢無如金
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實乃口口口口以二
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岸兵先
入廟兵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闕入廟廟中之伏喜
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
既墜復跳馳而睨語二人者一即兀术也是舉也兀术
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
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比統帥舟師邀擊虜寇忠勇之節

遠近所聞相拒大江殆彌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
有已立功人早以功口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胡馬
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往逮
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捷音遽聞殺獲甚口口念忠
勞不忘口口口除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
武左軍都統制時劇盜數起軍中荆湖震擾朝廷為出
禁旅遣辛企宗討之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監司侯絜
等力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口太上乃除王福

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孟庾以□□范汝為

□建安眾□十□至□□黃知微等王曰建居岡嶺上

流使賊沿流而下則七郡^皆血肉矣於是選輕銳航海

徑趨福唐□眾而上諸帥迎謁且言賊方銳且少休以

俟元夕王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因酌酒以慰師

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阻我師王策馬先浮以濟

師遂濟□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賊盡塞途路埋巨木

為鹿角散布竹簽鐵蒺藜掘陷馬坑凡可以旅拒王

師者無不用其至王即命諸軍偃旗仆^鼓□□□□□

賊□□□城邑□在井底□□巨□天橋□□□道齊

攻汝為畏怖以謂從天而下五日城陷汝為窺身自焚

回源洞中又有陸必疆葉鐵□陸必元張弓手熊致遠

等皆□賊驍將分兵四劫而葉諫者別以一軍出寇邵

武王悉擒斬之凡^殺賊眾三萬餘人生擒魁首張熊等

五百餘人士人之附賊如施達謝^縉陸棠等皆械送

行在所迺令軍人悉駐城^上無得下標旗於城之三隅

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穀使之耕商賈者弛^征禁為}

賊者使^民得甘心脅從者貸遣建安之民自以為^蒙更生家立生祠共圖勒功于石至今奉香火惟謹

太上賜札曰省奏范汝為已就滅凶遂釋南顧之憂其餘畸零賊黨并葉諒等想已招投惟務隨宜處置勿留後患又札曰卿比執評獲醜安靖一方非特秋豪無犯而又給耕夫之牛使不失時雖古名將何以加諸朕始聞此喜而不寐是能威愛兼得體我至仁加惠斯民者也卿之勞苦實承朕懷王遂條奏江西湖南羣寇要領以時平定詔從乘勝撲滅勢若破竹之王旋師永嘉

將就休息者已而道枯蒼上饒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

十里賊不虞王之猝至以為神大驚於是曹成馬友李

宏等次第來降王悉分配諸軍即日移師長沙山東賊

白瓊笠劉忠有眾數萬嘗與兀木轉戰頡頏而南據祁

陽之白綿山自黥其額號花面獸山險重複營柵相望

凡一年莫敢撓其鋒者王始至即欲急擊之曰少延歲

月湖南生靈無種矣庾不可曰功幸已成而師勞若更

趨白綿有如不捷前功盡廢王曰兵家利害世忠策之

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庾不能奪王

即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奕棊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眾

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

警夜者呵問王曰我也蓋王已謀知賊中約以我字為

號故所鄉不疑遂周覽賊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即下

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往先遣銳卒二千

銜枚夜進伏于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戰若疾馳

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既而賊以三萬人拒戰兵交

白寅至已賊精兵迭出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卒二千

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四顧驚愕進退無所

據遂潰亂王乃傳麾令上下夾擊將士爭奮大破之追

斬忠于小舟傳首闕下令敢掠子女者斬湖南

遂平戰克之日與庾所斯如合符契詔授太尉賜

帶笏又賜札曰出師今將期歲以爾勞苦繫我憂沖

北歲李宏攘拒劉忠敗績益張吾武震撓凶徒朕甚嘉

之且以防秋屆期狄怨是念卿其振旅來歸竭盡智力

以圖大功而後喜可知也王授鉞以出掃清江左

太上偉其功詔樞密院以功狀頒示內外諸將各

務奮勵其舉中興以光史冊師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

軍皆勇鷙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

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明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

駐鎮江是歲兀朮與酋帥撻孛耶合三路兵入寇騎兵

自泗取揚步兵自楚取高郵塵覆飛鳥太上賜

札曰覽卿承楚之奏良用駭歎今虜氣正銳又皆小舟

勵將士勦力勦除此亦卿前日之所為奏也浙西趨行

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朕所素知協濟

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算以失萬全又札曰朕以逆臣

劉豫外挾強虜驅率吾民遣兵東衛觀其措意必欲圖

危社稷人神所共忿覆載所不容卿為國大臣乃心王

室忠憤之氣想實同之今賊犯真滌已逼江上而建康

諸渡舊為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卿宜勦力一心以

越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機以墮賊計

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

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興言及

此當體至懷王受詔感泣曰至尊憂勤如

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

高郵候虜步兵王親提騎隊往大儀以當淮泗之驅伐

木為柵以斷歸路大會將佐曰金人馬步分道並進

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為社稷憂諸君

奮忠義以報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所以拔

橋斷路示無生還之望遂大饗士俟戰士皆感奮氣自

百倍會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

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屯

守江乃撤炊爨給之良臣竊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

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六軍大集北
行發大儀口時勒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口口戒之曰

聞鼓聲則起而擊良臣至虜虜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

見以對兀术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羣酋厲
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虜騎過五軍之

東直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五軍旗色與虜雜出
虜軍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虜至裝

陷泥淖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虜大半
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兀术乘千里馬以遁積尸

如丘垤擒其驍將撻孛耶女真千戶長五百餘人獲戰
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兀术還

泗上見良臣詰責其賣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
至高郵亦遇虜設水軍夾河而陣我師皆願效死虜整

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拒未決王遣
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真及

千戶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追于淮虜復大敗奔潰
相蹈藉沒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沓至羣臣入賀

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乃賜札曰聞
卿獨抗大敵勦殺犬羊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

甚慰朕望兀术舉國來寇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

義徇國豈能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勝眾俊偉如此
朕深念卿躬擐甲胃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
惻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朕懷初虜既傾國內侮

朝廷過計有勸大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議

散百物論譁然獨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

去未晚也至是虜既潰敗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

安故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除少保武成

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置司王在鎮江

一日方會諸將置酒虜帥撻辣恥商敗覆以書幣來約戰

王即遣伶人張軫王愈之持橘茗為瓊報書略曰元帥

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敵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也撻

辣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徘徊顧無敢

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太賜札

曰昨因虜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獨慨

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威聲

遐暢卿妻子同行不作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所須

一奏來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充京

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節制

鎮江時楚累經殘掠邑屋皆丘墟榛棘王至則集流

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益振於是

曩時煨燼瓦礫之場化為雄都會府隱然為國城矣

劉豫間遣兵八寇輒為王所敗卻生擒偽知鎮軍王

拱及食糧軍數百獻于朝是年虜又犯漣王迎

擊殺其將孫統領追至金城時豫之銳卒盡屯遷聖

女墩王以輕兵破之轉戰至徐之駕口軍既單而虜

援兵訛里耶索賈舍人踵至遂以背鬼輕騎五衝之

為虜所圍王突圍拔眾以出復乘銳掩擊過落湖五

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淮陽旦暮且下會詔師王

亟還道遇偽齊帥劉貌率金國三路都統太一堇鑿

山水品相公青州五路都統東平府總管及兀舉兵

自河間與諸道會王勒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

大呼曰錦袍氍笠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眾咎王王

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騎至王先以數騎挑之獲

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虜眾暴尸三十里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

力戰破賊俘獲羣醜撫輯遺黎眷言忠勞實所嘉歎然

王師之出本以弔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

爽節宣深體至懷副朕倚注特授橫海武寧安化軍節

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

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寇至

無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無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屯山陽與敵接境王乃多遣間結山東豪俊俾緩急為應東人及太行羣盜多願奉要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為機不可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為恢復計懇請誠切

太上賜札曰覽卿來奏倫見忠義許國之意深可歎

嘉今疆場之事以安靜為先變故在彼不必干預當敦

信約卿其明遠斥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既

而秦檜議和諸帥已屯建康及武昌 詔王徙屯京口

王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

蔽遮江淮 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

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已悉朕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

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始於

此自去冬敵人深入卿首判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

既致彼潛師引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

此為機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

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朕悚然興歎

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

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

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 國朝軍政

日修虜師屢劔於是陰謀沮撓吾事奏檜還自沙漠力

勸諭之今太上屈已和我銷兵罷將朝廷遣使交

割河南境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檜主議甚

力自大臣宿將萬口和附五獨慷慨泣涕上章以十數

為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略以謂虜情詭

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交割又

曰但恐以還地為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

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太加卑屈深慮人

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主辱臣死之時臣願

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若其

不克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曰如王倫藍

公佐交割河南地界別無符合証賺朝廷雖以王

爵處之未為過當欲乞令供具委無反復文狀於朝

以為後證如臣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寘典憲

其言深切懇到出於忠誠且請單騎詣闕面奏

太上率優詔褒答其略曰卿忠勇冠時獨當一面

國威既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

力居多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所乞入朝奏事後有

機會當即召卿眾方懷疑疆場事大正倚卿重未可暫

離軍中也其後虜果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即上疏曰

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撻辣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

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兀朮戕其叔撻辣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勸

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可行即乞行罷免以明孔聖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

王精議而怨檜益深云兀朮既再陷三京又犯漣水

太上賜札曰金人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

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

便宜措置若事體稍重即具奏來王遂率背嵬軍由洺

口破走兀朮偽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

詔除少師餘官悉如故明年虜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

入寇水陸并進未及渡淮王督士馬拒戰于淮陽又走

之因取劉洽莊設伏掩擊遂至沂水虜溺水不知其數

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胡陵大

寨擒虜帥郭太師偽守王中盡得其軍糧牛馬器甲即

口獻俘闕下詔除太保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

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

公是年虜犯淮西殿帥楊存中合宣撫使張浚之師與

戰於鍾離弗克詔王赴援虜別軍數萬屯定遠王遣

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朮中克敵弓以走其
眾大潰遂奪鍾離捷聞 太上賜札曰聞卿親帥

將士與賊接戰追逼直至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卿

已復據濠州卿忠義之氣身先士卒親遇大敵嘉歎何

已况卿前後所料賊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爲

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極言爵賞之濫乞自

今非破虜復境土不畀崇資以塞侍門時和議復成秦

檜權力益盛異己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苦諫以謂中

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腥臊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

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 國勢委靡誰

復振之 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與北使面議

優詔不許尋再上章力陳檜誤 國詞意剴切檜由

是深怨于王已而盡撤邊備 召諸大將還 闕王及

張俊岳飛除樞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樞務避寵丐閑時

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又上表乞骸骨 不許除太

傅依前三鎮節鉞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

奉朝請其秋 顯仁皇后龍駕來歸王朝謁于臨

平 后以北方獨聞王名特 召至簾前曰此爲

韓相公耶慰問良久其後賜餉無虛月明年進封潭國

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以 郊恩改鎮南武

安寧國之節 太上數宣召同家人燕于苑中眷

禮采篤數賜名馬寶劍及其他錫予問勞相踵然王老

矣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迺上表謝事無拜太師問

疾遣使肩摩敲擊于道於是悉召故人列校勉以忠義

大節焚通券百萬親視含襚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

王可以無憾矣以是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

年六十有三疾方革 累詔宣醫診視訃聞 太

上盡然為 輟視朝贈通義郡王賻內帑金帛各三千

匹兩錫尚方名永龍腦香以歛襚服用一品所以慰卹

其家甚至遣 敕使徐伸護葬事以是年十月庚子大

葬于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巖山之原有 詔命奉常

策祭于家又 詔奉常貳卿較祭于都門外子孫次第

進秩妻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茹氏秦國夫人

此下碑文子男四人長曰彥直嘗任戶部尚書今為大

刑去六字中大夫延水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次曰彥朴奉議郎

直顯謨閣蚤世次曰彥質朝奉大夫直徽猷閣知黃州

次曰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

節制水軍此下碑文女八人長適故朝散郎通判饒

州曹霈次適宣教郎馮用休次適宣教郎知寧國府寧

簿胡南逢次適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觀張

子仁二人為黃冠孫男十六人曰挺奉議郎太社令曰

扶奉議郎直祕閣曰格宣教郎曰樞承務郎曰松通仕

郎曰相承事郎曰椿承務郎曰楷承奉郎曰林將仕郎

曰森曰休曰楫曰杰曰本曰梓曰樟孫女八人一適將

仕郎王大昌餘未行今天子乾道紀元之四年

詔特追封斬王又八年乃賜謚始王鼎貴嘗戒

戲下及其家人曰忠者臣子不可一日忘不惟所當常

行抑亦所當常言吾雖名世忠汝曹無得以忠字為諱

若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吾生不取死不樂也至是得謚

忠武彥古稟述先教不敢辭君子以為通於孝云嗚呼

王起西陲布衣杖劍從戎不十數年功名與日月爭光

何其盛也為平寇將軍為都統制為宣撫使為處置使

為營田大使為招討使為樞密使所踐無非達官要職

而能益彰平全閩夷江西剪湖湘擒苗劉摧兀木鑿大

儀拓東海扞揚楚震淮陽斬獲無非勅敵劇賊而功益

俊偉不可及和議初定虜使稍不恭順王忿其無禮于

吾君誦言之且下令所部州無得少屈虜使

為之沮戢性不喜便佞事關廟社必偃僕玉陛上

人主知其出於忠實不以爲忤也秦檜用事盡遣中

原人親屬還虜中有戀國恩不忍去必械繫以送至

謀遣趙榮王力爭曰榮不忘本朝以州歸順父母

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尙恐遣之無復中原望耶弗聽岳

飛之獄王不平以問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

其事體莫須有王艷然變色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

服天下于時舉朝憚檜權力皆附離爲自全計王獨於

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每建大議讜言家人危懼或

乘間勸止王曰今明知其誤國乃畏禍苟同異時曠

目豈可於太祖官家殿下喫鐵棒耶言雖質而

意深士君子至今傳之受人恩生平不去心簽樞王淵

識王於後時待遇絕等苗劉之亂淵首遇害王爲請地

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初淵輕財嗜義家無存儲或

勸以治生淵曰國家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

切切事雖刀我何愛爵祿不爲大賈富商耶王敬服其

言故握兵三十年未嘗爲乾沒遷之私上所

錫資悉分將士將士故樂爲之用太上高其義

察其功特賜江東永豐圩田以給其子孫復上書和

賦願與編戶同爲勢家倡太上欲成其美從之

優詔獎諭雖厚撫將士千金有所不愛至一官一

級則靳惜如肌肉嘗謂其將佐曰為國立功人臣常

分吾所以使汝輩功浮於賞者乃所以遺爾子孫也天

日昭昭爵祿虛受終必為禍他日為國爪牙尤當戒

此舊制戰勝第賞必以首級軍人貪得不已至殺平人

以希賞王始建議不許以首級計功然諸帥保奏將士

武功左武各有隊伍惟王所部須實有功乃奏終不以

毫髮假人是以淮東一戰功最多而崇資者少城楚州

與士同力役黃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閒親執桴鼓家楚

州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遺以巾幘設樂大

讌會俾為婦人救以恥之其人往往感發自奮後多得

其死力其制兵器凡命跳澗以習騎澗貫以習射後貌

之鏊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陳弓之有克敵皆王遺法

太上以其制下兵部及頒降諸將者是也嘗中壽

矢入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四指不能動身被金瘡

如刻畫口以口王奉朝請尤能以道卷舒絕口不言功

名蓋白罷政居都城高臥十年杖履幅巾放意林泉壺

錫閒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

銖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羣工列辟想聞風采而不

可見則相約於朝班望王眉宇而慰喜焉至於外夷遠

人幽閩婦女皆知有所謂韓蘄王者歲時輒相從詞王

年幾安否以為天下重如此而王日恣口檢枉浮圖法

自號清涼居士故雖權臣孔熾王最為所忌嫉而能雍

容始終蓋詩所謂明哲保身者屬續之際神爽益清冠

佩憊然合爪而逝有詔擇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城

以危語脅諸孤令必辭諸孤亦緣王遺意不敢屈勤

君父上表辭免至再太上龜勉從之其始

終恩遇如此臣雉曰自起翦以來山西出將尙矣呼吸

雷風動搖山岳戰勝攻克卓然以勇略聞者班班不絕

于冊書至於達之以智謀本之以忠義如古之所謂名

將者山西蓋無幾也秦漢而下可以言智謀忠義如古

名將者若諸葛亮郭子儀其庶幾乎王本山西之豪與

起翦相望而其智謀忠義有過前修無不及焉方逆傅

滔天王聞變慟哭士卒皆哭莫能仰視遂自海道徑還

呂頤浩方以賊為憂王謂賊既取鐵券必無他慮頤浩

又慮賊難勝王則深言逆順之理知其必勝於是頤浩

計乃決傅卒成擒至如中興之初倡議西都長安

乘建瓴之勢東掃以圖中原朝議不從議者以為深恨

及維揚危急六飛南渡諸將咸欲西趨岳鄂徑

往長沙王獨以為今已失河北山東惟有淮浙號稱富

實若又棄之更有何地太上嘉納江左立國之

謀於是乎始定臣嘗待罪太史氏獲覩

日歷所紀

太上皇帝聖語甚詳最後論戰

議和章數十上

皆

筭無遺策蓋所謂定大事

決大疑忠

義稟於天資

智謀

出於人表視山西以資略雄者不可同年語矣是以

太上屢賜詔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而皇

上特

以忠武易名直以王

為亮

子儀之流惟

二

聖日月之明知臣莫若君

德音鏗鐃

天下傳誦世忠

得

此

嘉獎其亦可謂死而不朽也耶臣聞宣王中興

如采芑江漢之詩

所述荆蠻來

威王國

庶定等

事雖以

褒大方叔召虎之功然其

任賢

使能致此巍巍

則宣王

盛德之

形容光明偉傑不可掩也臣

願願采周雅聲為

銘詩以彰

元勳以歌

堯父

舜子知

人之明以

稱

明指顯耀

韓氏以

昭示

于億萬

世

其詞曰

昔在宣靖

崇極而傾

胡酋不恭

神州盡腥

天地重開

真人龍翔

德業巍巍

周宣漢光

凡此中興

誰實佐命

繫時

元勳

王國以定

元勳謂何

維韓

斬王

奮山西

起翦之

鄉

鐵胎之弓

悍馬長

槊

方在童年

氣震山嶽

逮事徽皇

至于欽宗

天下兵動

外阻內

証

王先戎行

是礫是翦

浙西山東

續用不顯

霸府肇新

來乘風雲

掃清南都

大駕時巡

淮海之間

劇盜蝟

起

解甲束戈

如父詔子

帝幸餘杭

王征徐方

逆臣乘虛

反易天常

戕虐樞臣

都城喋血

凶餒孔熾

震驚宸闕

王在海上

聞變號呼

凡爾眾士

今當糜軀

吾與羣凶

不其戴天

山川鬼神

實臨此言

舟師鼓行

雷動電擊

撓彼凶徒

裂膽褫魄

天位反口

乾清坤夷

生擒渠魁

梟首大達

有狡汝為

盜據富沙

流毒全閩

血人于牙

大江之西

重湖之南

蜂屯

蟻結

虎猛狼貪

三方百城

地數千里

奪攘矯虔

聲勢相倚

當宁謀帥

宜莫如王

授以斧鉞

往搃其吭

覆其穴巢

鋤其根萌

閱歲未周

三方底平

降旗奔師

捷書相望

貨遺脅從

旌別善良

爾商爾財

我弛爾征

爾農爾田

我資爾耕

仁義之兵

弔伐是尚

帝有恩言

卿古名將

胡馬飲江

充叛以降

金陵不支

洵窺上邦

王整虎旅

邀截歸路

虜木雖強

望風震怖

海艦如飛

江之中流

北判援兵

南勦歸舟

水戰陸攻

摧枯拉脆

般傷莫數

俘獲萬計

西帥小點

謹脫其身

敵勢浸銷

皇威益信

未猶不悛

纒數年期

傾國南侵

步騎分馳

逆黨成林

塵暗穹蒼

九重制遷

罪已如湯

王曰呼嗟

君父吁食

臣何生為

矢死報國

部分將佐

直趨淮甯

親壘歸途

示無生還

妙筭既定

有司先施

警言守江

已駐大儀

眾寡難殊

我整彼亂

虜騎紛馳

馬足俱斷

四面塵擊

若降若屠

積骸為丘

洒血成渠

折馘獻俘

千里相踵

繞將數百

豈計輜重

偏裨在楚

亦以捷聞

王來窮追

虜師大奔

振旅凱歌

天子曰都

世忠忠勇

虜不足言

江左人心

恃此寧謐

中興以來

武功第一

淮陽鍾離

莫非俊偉

生平戰多

竹帛莫紀

王屯極邊

志清中原

和議既諧

地強樂堅

王之論和

思憤激烈

利害皎然

黑白區別

聖主俞之

權臣讐之

明哲令終

天實休之

孰不為將

孰不建功

動搖丘山

呼吸雷風

惟王天資

與勇將異

達以智謀

本以忠義

大疑大事

決於片詞

較彼起翦

王其過之

王起寒素

飯糗衣紵

出際盛時

蛟龍雲雨

解衣推食 言聽計行 任角不疑 天子之明

三鎮節旄 二事典策 報功惟優 天子之德

惟聖天子 使臣以禮 哀榮死生 福祿終始

重華神武 志大有為 眷言勳勞 恨不同時

真王啟封 貴窮人爵 忠武之謚 如葛如郭

八言充褒 更瞻雲章 誰克有勳 上不汝忘

豐碑巖巖 億載有耀 凡百臣子 維思忠孝

太師蘄國韓忠武王世忠墓在吳縣靈巖山西紹興

二十一年十月葬敕使徐仲護其事吳長洲二縣令

奔走供役孝宗御題神道云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

碑敕趙雄為文碑高十餘丈跌蓋在焉初敕文而未

立龜趺畱木瀆嘉定間以景獻恩例敕葬趙希懌於

穹窿相傳磨韓碑為趙用者其後始樹碑為樓三成

以覆之正與穹窿相直不數月韓氏首喪其長子時

有術者言少須幾時穹窿亦未易當繼報景獻墓按

碑額乃高宗御題舊府志又云後碑成而額在百步

外鄉人云龍陣過揭也今穹碑尚存好事者梯而搦

之趙雄文雖未必得其全王事蹟當有與宋史可參

攷者 蘇州府志

右蘄忠武王韓世忠碑在吳縣靈巖山之麓予少時

偕王德甫吳企晉曹來殷輩爲上沙之游屢摩挲焉
歸田後從吏有力者拓其文輒以架木懸梯爲難頃
陽城張古餘攝守吳郡與子同嗜募工搨十餘紙分
其一見貽懸置壁間數十年訪求之勤藉一慰亦晚
年快事也其額云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下題選
德殿書蓋孝宗御筆碑文首尾萬餘言則禮部尙書
趙雄奉勅換石刻頗有曼患以杜大圭名臣碑傳所
錄全文細校無甚異同碑云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
楊國夫人茹氏秦國夫人其下空六字以名臣碑傳
校之則周氏斬國夫人也朱錫鬯詩斬王墓近古樁
宮暨六夫人祔葬同與碑不合未識何據潘次耕詩
碑高三丈字如掌帝製鴻文盛褒獎則誤仞碑文爲
御製失之甚矣碑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享
年六十有三與宋史同而元大一統志延安人物傳
云紹興十七年卒年六十二蓋修志之時宋史未出
志家得諸傳聞故多誤耳碑末未見建立年月而碑
首云上纘祚之十五年攷孝宗受禪在紹興壬午次
年癸未改元隆興至淳熙四年丁酉恰十有五年此

碑必立於丁酉歲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連額高約二丈六尺加以龜趺不過三丈

餘蘇州府志謂高十餘丈者未確也額占碑十分
之四題額十字之下有小字選德殿書四字選德
殿者孝宗建以爲射殿玉海載孝宗皇帝闕便殿
於禁垣之東名曰選德規模樸壯爲陛一級中設
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羣臣有圖方畧來上可采
者黏之壁以備觀覽數延文武講論治道詢求民
隱至於中外奏報軍國機務皆於此決暇則紬繹
經傳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廢据碑題則親御
翰墨亦在此殿也文約一萬三千九百字猝視之
漫漶難讀而拓本鋪地須極寬敞方能俯躬諦視
若地隘而有隔闕者不能讀也文爲趙雄撰雄無
文集可攷碑無建立年月錢氏跋据碑首上纘祚
之十五年定爲淳熙四年丁酉宋史孝宗紀世忠
傳俱不載立碑之事孝宗以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歲六月受禪明年改元隆興宋人撰文敘帝王紀
年往往以卽位爲始此碑或連受禪之年計之則
十五年乃淳熙三年丙申歲矣且碑載二月甲午
賜謚忠武史孝宗紀作三年二月甲申是年三月
丙午朔則二月丙子朔甲申爲九日甲午爲十九
日其爲三年立碑無疑趙雄及書碑之周必大系

銜已泐史傳雄字溫叔資州人淳熙二年召爲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碑所系某縣開國子傳略之据名臣碑傳題沂公趙雄撰則開國之爵乃沂國矣碑文云遂又詔禮部尙書臣雄銘碑据宰輔表淳熙三年七月趙雄自朝散郎試禮部尙書兼侍讀兼給事中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則其試尙書白三年始而傳又略之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孝宗踐阼除起居郎累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必大奏以爲不可必大因除建寧府至豐城稱疾而歸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傳載歷官如此而不詳年月攷張說之簽書樞密院宰輔表在乾道七年二月至九年正月除同知密院十月除知密院未見有再除簽書之事與傳不同而其事總在淳熙已前碑於必大系銜尙存侍講太子字亦係淳熙已前官碑云王之子彥古拜疏請立碑特詔彥古戎服入朝面賜御書俾冠碑首是此

碑因彥古之請而立碑載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

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節制水軍史無彥古專

傳但附世忠傳書其最後官戶部尚書續通鑑載

淳熙四年正月戶部侍郎韓彥古云云是四年彥

古已為戶部侍郎碑所載歷官在四年已前又据

碑云太師韓蘄王之薨既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

世忠以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是年十月庚

子葬下逮二十六年正是淳熙三年益足據也宋

史世忠傳附其子彥直共約七千二百字較碑減

十之五而所載功績與碑大同是史本之於碑錢

士升南宋書世忠傳二千四百字又本之史芟節

成文惟畢氏續通鑑取歷年戰功分系於年月之

下而其文多與碑同是續鑑亦本之碑也今以碑

與史傳續鑑校之有碑詳而史鑑不載者有史鑑

載而碑或略之者如碑云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

寇將軍史作平寇左將軍史又云屯淮陽會山東

兵拒敵粘罕南宋書寇襲慶聞世忠扼淮陽乃分

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

引歸敵躡之軍潰于冰陽南宋書云世忠夜 閤門

宣贊舍人張遇死之南宋書云羣下輔達 碑云禮

部侍郎張浚在平江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
來此事必辦南宋書云張浚召世忠于常熟碑云
擒傅正彥師還御書忠勇二字賜王史云揭旗以
賜碑云兀术軍于南撻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
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史云撻辣在
濰州遣孛堇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术世忠與二酋
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孛堇軍江北世忠
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鈎授驍健者
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
纜一縷則曳一舟沈之碑云虜一夕潛鑿小河三
十里以通漕渠風濤少休輕舸渡去史云兀术諸
諸將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
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
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
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
兀术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術刑白馬剔
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
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
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南宋書云
翌日風止金人槳舟出疾行如飛世忠舟大輜重

馬驟俱載火矢所及無弗焚者火烘日曝人馬都盡孫世詢嚴允吉皆戰死世忠墮江楊家洲僧普倫以小舟出援乃得登岸奔還鎮江碑云卽命諸軍偃鼓下泐三十餘字史云徑抵鳳凰山頰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碑云山東賊白壇笠劉忠據祁陽之白綿山王至卽欲急擊之續通鑑云紹興二年六月丙子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開塹設伏以拒官軍已卯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劉忠寨而屯碑云追斬忠於小舟傳首闕下續通鑑則

云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為世忠所得九月丁亥劉忠既為韓世忠所破復聚眾走淮西駐于蘄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附于劉豫以忠為登萊沂密等州都巡檢使碑作斬忠鑑作北去彼碑云湖南遂平續通鑑云紹興二年六月利州觀察使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偽齊韓世忠連破湖湘羣賊順流東歸彥舟疑其圖已遂決策叛去碑云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史云九月為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

司建康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
路宣撫使置司泗州時聞李橫進師討僞齊議遣
大將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十副
銀二萬兩帛二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
斛爲半歲之用裨云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
爲續通鑑詳其始末去四年冬十月丙子朔淮東
宣撫使韓世忠奏金及劉豫之兵攻承州楚州帝
謂輔臣曰朕爲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已請
和而金復用兵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趙鼎曰
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于聖斷武將奮勇
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遂詔神武右
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
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己卯世忠以
所部至自鎮江復如揚州碑云朝廷遣魏良臣使
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續通鑑詳其始末云初奉
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趣行乃以是月丙戌
渡江丁亥至揚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界時
朝廷已知承楚路絕乃連僞界引伴官牒付良臣
等令爲阻絕處照驗又令淮東帥司召募使臣說
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

先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世忠畱食良臣等辭以欲見叅議官陳桷提舉官董暉遂過桷等共飯世忠遣人傳刺謝良臣繪且速桷等還桷暉送二人出北門繪與桷有舊駐馬久之以老幼爲託晚宿大儀鎮翼日行數里遇金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士馬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又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不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

知去城六七里遇金將聶時貝勒

舊作聶兒克董今改

同入

城問講和事且言自泗水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秦中丞何在繪荅以今帶職奉祠居溫州又言嘗作相今罷去得非恐爲軍前所取故耶繪曰頃實居相位踰年堅欲求去無它也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望瓜洲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爲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還與不還使人不可得而知也碑云兀木還泗上見良臣詰責其責已將斬之良臣好詞

以免續通鑑云初聶呼貝勒旣敗歸召奉使魏良臣等至天長南門外良臣等下馬金騎擁之而前聶呼憤甚脫所服貂帽按劍瞋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諸將舉刃示之良臣等曰使人講和止爲國家韓世忠旣以兩使人爲餌安得知其計往返良久乃曰汝往見元帥遂由寶應縣用黃河渡船以濟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團練使蕭揭祿少監李聿興來迓聿興見良臣問所議何事良臣曰此來爲江南欲守見存之地每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繪云見存之地謂章誼回日所存之地聿興又云兵家先論曲直師直爲壯淮南州縣已是大國會經畧交定與大齊後來江南擅自古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掩其不備良臣等云經略州縣事前此書中初未嘗言及止言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聿興云襄陽州縣皆大齊已有之地何爲乃令岳飛侵奪良臣云襄陽之地王倫回日係屬江南後李成爲劉齊所用遂來侵擾紋結揚么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禍心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卽非生事聿興云元帥欲見國書遂以議事迎請

二聖二書授之揭祿又問秦中丞安否此人曾在
 此軍中煞是好人良臣等對如初聿興再云奈何
 更求復地繪云以中間丞相惠書有云既欲不絕
 祭祀豈宜過為恠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敢再三
 懇告若或不從却是使不成國聿興云大齊雖號
 皇帝然只是本朝一附庸指揮使令無不如意又
 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往回繪云星夜兼程往回
 不過半月聿興曰昨日書元帥已令譯一二日可
 得見矣碑所謂良臣好詞以免者如此碑云鎮江

置司太上賜札云云續通鑑云紹興五年正月壬

戌韓世忠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相
 繼入覲世忠奏金人退兵陛下必喜帝曰此不足
 喜惟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
 將士賈勇爭先非復宅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
 也後數日帝以諭輔臣趙鼎等贊帝誠得馭將之
 道帝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今敵騎
 雖退然尼瑪哈等輩猶在朕敢忘此憂乎碑云虜
 又犯漣水王迎擊云云續通鑑云紹興五年十月
 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偽齊遣沂海州等簽
 軍攻犯漣水軍世忠遣統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

等擊殪之所脫無幾帝曰中原赤子為豫逼脅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設水陸齋追薦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乃賜通袍帶將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王權已下金碗仍以通為果州團練使與將士推恩有差六年二月乙卯世忠引兵至宿遷縣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泗芴苻離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探知邳州賈舍人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眾欲不戰超曰遇敵不擊將何以報敵鳴鼓超率眾突入陳中出入數四敵乃還翼

曰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

前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行三十餘里遇金人而

止世忠邱以望通軍通騎至陳前請戰金將

葉嚇貝勒舊作牙合李堇今改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

通也我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

生況爾與我讐我肯與爾俱生乎葉嚇即馳刺與

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杖以手相格去陳已

遠逢坎而墜二軍俱不知葉嚇刃通之腋通扼其

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為敵所圍乃按甲不動俄摩

其眾曰視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

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掩擊敵敗去世
忠攻淮陽敵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入河間求援于
金右副元帥宗弼先是金僞與其守將約受圍一
日則舉一烽至是城中舉六烽劉猷與宗弼皆至
世忠之出師也乞援于江東宣撫使張俊俊不能
從世忠乃還道遇金師世忠勒陳向敵遣小校郝
彥雄造其軍大呼云云碑云賜揚武翊運功臣史
云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
計三月除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
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

寧安化三鎮節度使

續通鑑注云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臣號皆自此始

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引兵渡淮與
金將訛里也力戰劉猷將寇淮東爲世忠兵扼不
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碑於朝平江事略
焉續通鑑云七年三月癸亥朔帝次丹陽縣京東
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帝如建
康碑亦略之碑云太上屈已和戎王獨慷慨泣涕
上章續通鑑詳其始末云紹興八年十月丁丑世
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旣與
烏沒阿思謀至金廷金主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

哲等爲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
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思敵情
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
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勢最重
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
許又十一月辛丑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
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
民事蹟有實別無誣同外國詐賺本朝之意二人
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爲過當欲望聖慈各
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爲後證
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
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爲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上
疏論不當議和帝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
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尙爾隔絕
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民兵不得休息早
夜念之何以爲心所以屈己和戎以圖所欲賴卿
同心其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世忠既
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史云
世忠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
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

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續通鑑云九年

正月庚寅韓世忠遷少師因講和恩也碑亦略之

碑云兀朮再陷三京又犯漣水王遂率背嵬軍由

泃口破走兀朮史云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撒離

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

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泃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

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碑作千秋胡陵大寨皆捷親隨

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

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

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續通鑑云閔六月丁

酉京東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

世忠命勝率統制官王升權等攻海州守將王山

以兵逆戰去城六十里與官軍遇敗走夜二鼓以

舟師傅城北山乘城守而勝命諸軍隨地而攻火

其北門軍士周成先入父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

受世忠每出軍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

而觀八月乙亥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

前親隨武翼郎成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
大戰于門之內閔身被三十餘鎗世忠亦脛中四
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甦屢矣世忠大賞

之別將解元掩擊金人於沂州郟城縣敵溺死者甚眾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世忠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德大夫遙郡刺史遂除涿州團練使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秦檜主罷兵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續通鑑又載是歲三月

辛卯賜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燕於臨安府以其來朝故也初諸大將入覲陳

兵閱于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披堅執銳於殿廷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以上諸事碑俱略之碑云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復據濠州續通鑑詳其始末云紹興十一年三月庚子朔金人圍濠州丙午世忠舟師至昭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金人於聞賢驛敗之丁未金人破濠州戊申張俊楊沂中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

六十里而聞城破俊乃召沂中錡謀之錡謂沂中曰兩府何以處沂中曰惟有戰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沂中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爲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未救援濠州濠州旣失進無所投人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糧食將盡散處迺野此危道也不若據險下寨塹地栽木使根本可恃然後出兵襲人若其引去徐爲後圖乃全師保勝之道諸將皆曰善于是

鼎足以爲營乃約逐軍選募精銳且日入濠州俊遣斥堠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破城

之後無所獲又畏大軍之來尋已去矣乃再遣騎數百往探皆無所見俊遣將官王禁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前進矣錡乃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十餘騎往以兩軍所選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塹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陳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邊須臾煙舉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謂德曰如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爲宣撫利害當處之沂中皇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爲令其

走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軍見騎軍走謂其已
敗皆散金人追及步軍多不得脫殺傷甚眾己酉
韓世忠引兵至濠州庚戌秦檜奏報韓世忠距濠
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
州渡江去會師矣帝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
務多殺惟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達蘭旣死真宗
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
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爲意乎辛亥韓世忠
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游奕軍統制劉寶率舟師
泝流欲劫金人于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于下流
赤龍洲伐木以扼其歸有台岸呼曰赤龍洲水淺
可涉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船請宣撫速歸
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爲然世忠亦命速
歸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淮岸且射且行于是矢
著舟如蝟毛至赤龍洲金人果伐木漸運至淮岸
未及扼淮而舟師已去金人復歸黃連埠王子金
人自濡口渡淮北歸此事碑載未晰碑云除樞密
使副上表乞解樞務乞骸骨除太傅進封福國公
賜第都城史云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
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

歸于國十月罷爲醴泉觀使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南宋書云拜樞密使營中統制官各徑達御前有不服者洶洶違言詔令俊飛撫之秦檜縛軍吏胡著將以搖動世忠飛密報之續通鑑云世忠旣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褻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老學庵筆記云韓蘄王旣解樞柄常遊湖山間李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至冷泉亭愁坐遇韓來矜其狀問之李不識韓見姿狀魁異乃告以實韓曰某有一紙明當相贈李與謝明日一吏持牘授之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牒詣府謝韓不復見武林紀事云世忠周遊湖山而於冷泉亭尤多盤桓又建亭於飛來峰之半顏曰翠微晚年嘗作小詞甚清逸凡此皆碑所略者碑云紹興十一年進封福國公其秋顯仁皇后龍駕來歸王朝謁于臨平明年進封潭國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史云十二年改潭國公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是朝謁顯仁在封潭國公之後也高宗紀奉迎皇太后乃十二年八月辛巳事碑作

十一年與史不合續通鑑云十三年正月癸巳韓

世忠請以其私產及上所賜田統計從來未輸之

稅併歸之官從之二月乙丑進封咸安郡王時劉

光世始薨舊功大臣惟世忠與張俊在俊勲譽在

世忠左特以主和議為秦檜所厚故先得王至是

世忠願輸積年租賦於官乃有此命攷異云韓世

忠所以得王墓碑及諸書皆不載其制詞云願以

賦租併歸官府重為遠識實麗前賢蓋度越於常

人宜顯頒夫異數即指此也碑云二十一年八月

四日續通鑑薨于私第之正寢碑前云賜第都城

此云私第正寢而不詳第在何處續通鑑云二十

一年九月丁巳增築景靈宮用韓世忠賜第為之

期年而畢是世忠賜第即景靈宮地也續通鑑先

三年二月乙酉詔臨安府建景靈宮其後創於新

莊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為之據此則劉光世第

與韓世忠賜第相連而新莊橋景靈宮乃合兩家

賜第為之不止世忠一第矣咸淳臨安志斬王府

在前洋街紹興間凡兩賜第一在清湖橋西獻以

為左藏庫基一在新莊橋西獻以益景靈宮遂徙

今處高宗嘗名其閣曰懋功景靈宮在新莊橋之
西新莊橋亦名祥符西橋在餘杭門內北新隅車
馬門之南似即今杭州府城武林門內教場火神
廟之地此則賜第之所在也世忠以八月四日薨

至九月四日其第卽改築景靈宮可知宋時賜第
生則居之歿卽歸之朝廷子孫不得復居矣碑云
錫尚方名永龍腦香以斂史云賜朝服貂蟬冠水
銀龍腦以斂碑云所以慰卹其家甚至遣敕使徐
伸護葬事續通鑑云其子直敷文閣彥直直祕閣
彥樸彥質彥古皆進職二等又命睿思殿祇候徐
伸護葬事碑于冠服及徐伸之官四子之進職皆
略而下文敘彥朴云奉議郎直顯謨閣蚤世續鑑
則云直祕閣而不言蚤世史並不載彥朴皆互異
也碑云王冕然變色曰相公莫須有二字何以服
天下史云岳飛寃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攬
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
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于太
祖殿下中興紀事本末莫須有作必須有何以服
天下作何以使人甘心續通鑑攷異云朱彝尊謂
宋史作莫須有未若必須有爲得其實徐氏後編
從之今攷熊克小紀作莫須有是宋史所本也据
此碑則亦作莫須有又按史世忠傳云語在檜傳
檢宋史檜傳並無此語惟岳飛傳云獄之將上也
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

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語與碑同然則史作語在檜傳者蓋在飛傳之訛也碑云弓之有克敵太上以其制下兵部及頒降諸將者是也續通鑑去十一年六月甲戌詔有司造尅敵弩韓世忠所獻也帝謂宰執曰世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弩勝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畫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有作者無以加矣然續鑑但言詔有司造克敵弓据碑則連獲倪蓋連鎖甲掠陳谷皆下兵部也凡此皆碑略而諸書加詳者其有碑與諸書小異者高平嶺史作蒿平嶺駙馬郎君兀哆史作兀哆臧底河史作藏底河轉進武副尉史作進勇副尉王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至今杭人呼堰橋爲得勝橋史作兵二千伏北關堰杭州府志云德勝橋一作得勝在覓渡橋直北夾城巷東咸淳志舊名堰橋韓世忠于河掩擊苗劉故名德勝睦之清溪洞史作清溪峒縛僞八大王格殺數人史作數十人獨與蘇整等五騎俱史作五十騎虜騎五千餘史作二千餘勝捷軍統制張師正史作張思正別將以後軍先

退別將史作陳思恭皆斬左右趾以徇史無趾字
楊國夫人史云世忠妻梁氏封安國夫人三守鎮
江兼制海道史云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以二百
人伏廟中史作百人除檢校少師武威感德軍節
度使史作少保除王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
使史作副使白綿山史作白面山兀朮號知兵聞
大軍倉卒南還喜甚史作聶兒孛堇聞世忠退云
云與虜酋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續通鑑云
撻不野擁鐵騎逼大儀各持長斧斫馬足史云各
持長斧上撻人胷下斫馬足擒其驍將撻孛即史

作撻孛也續通鑑作撻不野除少保武成感德軍
節度使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史云五年進少
保六年授武寧云云東人及太行羣盜東人史作
馬秦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史無南字冊拜太師
以是年八月四日薨史于拜太師在八月薨後今本

宋史太師
誤作太史

此皆碑文互異也碑于茆氏秦國夫人

之下刊去六字据碑傳有周氏蘄國夫人六字碑
云王之子彥古方居蘄國夫人憂則立碑之時蘄
國夫人已卒且彥古似卽蘄國所出不知碑何以
刊去此六字也又兼節制水軍下刊去八字碑傳

云今家居終斬國之制世忠有四子彥朴蚤世彥
直彥質彥古俱存而請謚立碑獨有彥古則其時
彥古官位較顯得以上請也此碑之立距斬王薨
已二十六年王初薨時飾終之禮頗爲簡略殆由
和議之成本非主意而岳忠武之獄王在朝堂又
直言其誣檜實深銜之故薨時其子未嘗上請直
至淳熙三年檜死已二十年始請立碑且得直書
罷兵還朝之事耳碑在靈巖山西昶先曾祖贈資
政大夫大理寺卿墓在靈巖山北護村祝山之下
去韓墓不遠每值拜掃過此輒摩挲碑下然穹碑
細字不能詳玩今得張古餘太守所贈搨本始克
展讀且以其文至一萬四千之多而與諸書叅校
仍多所略因詳攷之并互異者備錄以資參攷碑
中缺字甚多錢君侗在嘉定有書賈以宋刻杜大
圭名臣碑傳求售乃取此文與碑叅校凡碑闕字
得盡補注然碑傳有與碑字多寡互異且尙有譌
誤之處不可從者仍從碑文之舊又碑傳缺一頁
自王怒且罵至陸必元止碑於此頁所缺五十餘
字無從校補矣今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
文瀾閣貯藏四庫全書名臣碑傳業經錄入好古

金石志卷之二十一
之士不難就閣瞻鈔則此碑缺字可得其全矣

潼川府學泮橋記

碑高八尺八寸廣五尺三寸十八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

水與道同體故帝王資曰建學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則又其等也潼川古大或學視泮宮曰典葺有泮水湮塞歲久乾道九年夏祿掌郡文學太守馬公諉曰濬復或謂文明之地坳缺不宜按領水之制自西而南而東式方皆水直南當輿梁以道往徠於是卽土爲橋鑿渠通水使東西相承上施欄礎以延波光旁列四跌以固栢植視之流貫若式凹然其缺也論定役興畚

鍤四集疏闢立就方命釘發而

馬公奉祠西題

提點刑獄何公兼府事令未及下首圖持功若出己意卽鳩工伐石具舟運致斲鑿扁礪雷動雲合口砌平布网淪規畫祿適被潛檄試貢士武信暨題則見魏橋飛虹流水印璜風日凝瀾月星澄瑩儒學氣爲頓增爽儼芹藻青衿超然若生於千百載之上而獲游先王之庠序矣士口口古及衢非亾才非不逮也政教失軌物廢習見苟簡志氣無所發越而胥流下也道學之妙口焉而得者深而艱感焉而得者易而樂故職教化者示之德行寓之形器槃盂几杖有銘宮室車服有度皆所

以使學者目擊心悟怡然自得也浮圖老子之居精極
 詹麗猶能起人敬信矧夫水有澤物之仁清明之智流
 行適宜之義盈不踰節之禮進一不己之誠聖賢寄意
 於此羨類最遠 二公深明制作之本力補墜典之
 缺諸生入門而見古制升堂而味古書終日所從事者
 無非先王之舊其胸中豈不翻然有感而思自致於國
 人之地哉繼自今賢才輩出然後知泮水之復果益於
 名教也 馬公名騏字德駿立 朝為中書舍人

何公名熙志字忠遠立

朝為御史臺檢瀆官

道學政事藹然俱蜀耇輩其所建立可紀類如此淳熙

元年六月既望門生從事郎充潼川府學教授白祿記
 門生迪功郎新劔州陰平縣主簿主管學事胡鼎書并

篆額

魏城縣通濟橋記

碑高九尺六寸廣四尺四寸
 十三行行二十七字正書

承議郎知魏城縣事尹商彥書

繇兩蜀道長安道襄漢畢出於魏城縣車輿步騎往來
 日繼屬縣繚大谿其深二十尺廣六倍官舊為梁叢木
 桑土歲漲潦不能支輒蕩去吏循故牘徵木於民得大
 小六百章迺復就民勞於成毀病之而販負細人適當

壞多涉溺溪之上有為浮圖幢石者招其險魄也余為之宰始命伐石于西山得為柱者十有六為版為楸者半率巨壯力敵百鈞板其趾穿植以柱柱為三門壓以楸又為方砮層累於兩柱之間架木為棗閣其上凡二十楹其廣如溪從十有八尺飛簷列檻其楹如前丹牖輝明氣象偉傑北道千里行者創見經始於淳熙己亥十月之望斷手於庚子二月之朔是役也費甚廣以儼工市材而民不知橋成越四月水大至濤鼓風湧與梁爭高而砥柱岌立飛閣渠渠若丘陵焉驚流無以用其暴於是可以紓民之役而遺行道之安也通濟舊號大其字以揭之庶後之君子由其號以知其實有以敬其事是年秋余秩滿去邦人具石請記以文謝不能姑為誌其略

按魏城縣宋時屬綿州巴西郡總隸于成都府路其地北達關中東通荆襄碑故云長安襄漢畢出于魏城縣也元元以後縣省入綿州今仍之碑無建立年月据碑云斷手于庚子十二月之朔則當立于淳熙七年

友石臺記

碑共四石各高七尺六寸廣三尺五寸三分第一第四兩石皆六行餘俱七行每行皆十九字行書在建

寧府

友石臺肇慶吳公南園勝處也臺因墩形不事培剗旁有大柿樹如側蓋然風藤月篠從而附益之清蔭周覆可容六七客肇慶輦羣石置其上所以悅觀瞻而供遊憇也石出吾里無嵌空奇恠之姿特以其介然若英毅之氣鍾結而成者皆取以自近焉倚立參錯如拱如伏遊其間者莫不神竦意動吾知肇慶之不苟爲此戲也徐而物色之老而耄耄有若純臣者示人以忠不玉其佩有若祈子者示人以孝容儀偉麗有若奮威者示人以勤詞氣剴切有若徂徠者示人以直有數馬而對若

御史之謹者有穴城而戰若統軍之雄者異派同宗斷斷凜凜是以知肇慶之所取亦吾平昔之所樂親也附狷介而沉者次之爲勇力所驅者次之能言以恠除三品以冒除隕星以妖除化婦以執除一有是玷雖瑰瑋亦棄是以知肇慶之所擯亦吾平昔之所欲疎也夫以咫尺之地數拳之石寓意深遠如此則周旋於斯孰不砥礪苟逐物從好以茲爲小而陋也則雖擴六合爲基立五嶽爲塊鄧林蔽其左江漢流其右自達人觀之亦掌中之一物耳曾何足大焉惟隨見而足恬然理會則又何大小之別主人方刈柳源之稻釀明月之泉數招

客徜徉于臺上儻以此說為是與則倚而歌據而瞑皆
吾之三益也因以文記之此 屏山先生紹興甲午

年間之所撰後學朱熹於淳熙己酉登臺誦記仍稽年
譜而知 閩憲吳公所築乃肇慶榮滿時仰慕高風拜

手敬書以遺 公之孫子焉

友石臺記朱文公淳熙己酉年書記後書云此屏山

先生紹興甲午年間之所撰按宋史儒林傳劉子翬

字彥沖學者稱屏山先生以大儒之文得朱夫子書

之而益彰矣朱夫子書似不一格他所見者不具論

惟舊得家傳詩禮四大字筆法端嚴此書則極流動

然端嚴者自逸流動者不放要是中正和平之氣

溢于筆墨間者也是碑在福建建寧府載天下金石

志中 觀妙齋金
石攷略

按此碑無建立年月未有朱子跋云此屏山先生

紹興甲午年間之所撰後學朱熹於淳熙己酉登

臺誦記云云紹興無甲午甲午歲為淳熙元年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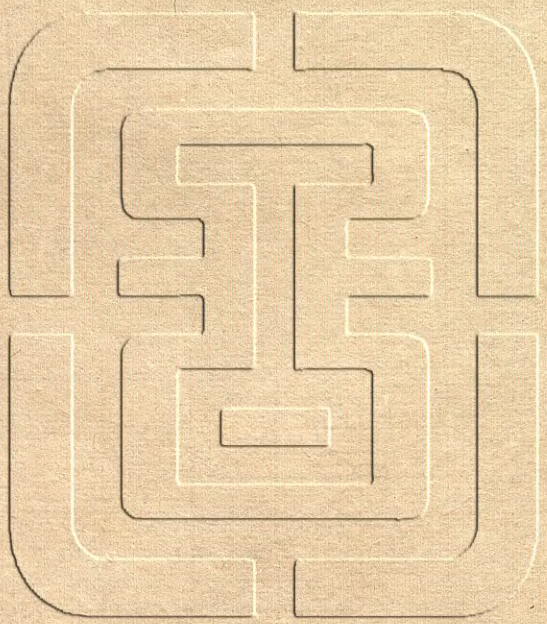
宋史劉子翬傳卒年四十七不詳何年傳稱父幹

死靖康之難子翬廬墓三年服除判興化軍計其

時當在建炎末年羸疾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十七

年其作此記當在此十七年中而以意度之所謂

金石錄卷一百五十一
甲午乃甲子之訛是紹興十四年也傳又稱熹父
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卒爲儒宗蓋朱子
從學于劉子翬故跋此記稱後學跋作于己酉爲
淳熙十六年距子翬作記又四十六年是時朱子
當是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除祕閣修
撰奉外祠之時也跋稱登臺誦記似記已刻于臺
上然無明文而又有紹興甲午之訛不敢竟定爲
甲子則碑無可系因系于朱子作跋之年



甲午乃甲子之訛是紹興十四年也傳又稱嘉文
松且死以嘉託子濯及嘉靖益卒爲儒宗蓋朱子
從學于劉子濯故跋此記稱後學跋作于己酉爲
淳熙十六年距子濯作記又四十六年是時朱子
當是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除祕閣修
撰奉外祠之時也跋稱登臺誦記似記已刻于臺
上然無明文而又有紹興甲午之說不敢竟定爲
甲子則碑無可系因系于朱子作跋之年

